

蔚蓝色 文艺季刊 (总第三十二期)

出版者: 蔚蓝色出版社
Sky Blue Christian Publications, Inc.
1525 Aviation BL, #A172
Redondo Beach, CA90278
U.S.A
电话: (562) 633-8980
传真: (562) 633-8986
电子邮件: SKYBLUECP@HOTMAIL.COM
社长\主编: 宁子
执行编辑: 宁子
特约编辑\责任校对: 王鲁
艺术整体设计: 北京奇文云海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行政\财务: 迈克
编委会: 王怡、华姿、齐宏伟、
刘同苏、庄国欧、张海燕

Sky Blue Literature and Art Quarterly
Vol.8 No.32 November 2009
Published by Sky Blue C.P
1525 Aviation BL, #A172
Redondo Beach, CA902798
U.S.A
TEL:(562)633-8980
Fax:(562)633-8986
E-mail:SKYBLUECP@HOTMAIL.COM
Editor-in-Chief: Jenny Yuan Zhou
Art Design: QWYH Design Consultants Co.
For information:
U.S.A:
Henry zhang(English)
Tel:765-4947534
E-mail:hhzhang@purdue.edu
Canada: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of Canada
Tel:(416)297-6540
Fax:(416)297-6675
E-mail:ccic@ccican.com

Web Site: www.skyblue-news.org

ISSN 1538-8492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圣诞之旅	圣婴 ···· 查尔斯·卡诺尔·阿尔伯森 著 / 海燕 译	02
	赋以血肉的话语 ···· 劳伦斯·豪斯门 著 / 海燕 译	03
	西缅之歌 ···· 托马斯·斯德恩斯·艾略特 著 / 海燕 译	04
	圣诞访客 ···· 佚名	05
岁月的遗址	我们村的故事 ···· 任不寐	06
守望者语	身份与境遇 ···· 何怀宏	12
	最合宜的位置 ···· 周国平	13
凝固的瞬间	读画札记 ···· 高鹏程	14
悠悠驼铃	站在老屋的门口 ···· 佚名	16
	生命的延续 ···· 李伏阳	18
	与不幸和解 ···· 赵翼如	20
在时间的塔上	拾穗 (外一首) ···· 匙河	24
	那是一些简单的人 (外一首) ···· 羊子	27
	从今天起 (外一首) ···· 易翔	28
生命之歌	使我们成为国度 ···· 华姿	30
秘密花园	我把什么奉献给你 ···· 匙河	36
流动印象	这是最好的年代, 这是最坏的年代 ···· 王书亚 蒋蓉	38
	罌粟花开 ···· 任不寐	40
哲学与真理	上下 (八) ···· 刘同苏	44
果实里的阳光	上帝的礼物 (十八) ···· 华姿	48
稿 约	·····	55
蔚蓝色索阅启事	·····	56
封面文 / 封底文	····· 高鹏程	

圣婴

查尔斯·卡诺尔·阿尔伯森¹ 著 / 海燕 译

圣婴啊，你来了
这世界古奥的智慧
创世的言说，美而且真
万名之中唯一的
无以名状者
你是不会老去的永恒
却又是万古常新的生命

啊，圣婴！

注释：

1. 查尔斯·卡诺尔·阿尔伯森 (1865 - 1959)，人的死亡、现代战争和人类的灾难，引发诗人创作了不少独特的诗章。





赋以血肉的话语

劳伦斯·豪斯门 | 著 / 海燕 | 译

光烛照万物，瞥见了黑暗
就说：我将舍己。
和平君临于世，凝视着战争
就说：我将舍己。
慈爱垂怜众生，发现了仇恨
就说：我将舍己。

于是
光来了，把辉耀交托
和平来了，珍赐安宁
爱来了，献出生命。

注释：

1. 劳伦斯·豪斯门 (1865-1959)，早年为著名的插图画家，因视力日渐衰弱，转入写作，成为著作等身的剧作家和诗人。



西缅之歌¹

托马斯·斯德恩斯·艾略特² 著/海燕 译

主啊，盆中的罗马风信子正当繁盛，
冬日的太阳在雪峰上爬行；
强韧的霜季早已心有所持。
轻若落在手背上的一片白翎，
我的生命，静候着死神掀起的吹唇。
进入日光的一粒轻尘，绝境里的几缕思绪
静候着那一吹就寒彻死地的风。

请将祢的平安恩准给我们。
在这个城市，我行走已经多年，
持守信仰，禁食祈祷，周济贫弱，
得到过，也失去过尊荣和释放。
来我门边的，我从不推拒。
不然的话，谁会认得我的屋门，我子孙的子孙
的居所，在举哀的日子？
当逃离陌生的脸和异族的刀剑时，
就只能走避于羊径，藏身于大耳狐的洞穴。
在绞索，鞭子和恸哭未来以先，
请将祢的平安恩准给我们。
在一座荒凉如髑髅的山顶，
在母亲的心被刀剑刺透的所定时日以先，
此刻，在这个死之生期
请独一的圣婴，还未开口言说也未曾被言说的言说
将以色列的安慰，恩准给
一个耄耋之年，今日就要释然弃世的人。

基于祢的圣言。
在每一个世代，他们将赞美祢并且受苦
带着荣耀和嘲笑，
荣光加上荣光，攀登圣徒的阶梯。
可惜我不能去经历殉难，经历沉思和祷告的狂喜了，
可惜我不能见到那终极的异象了。
请将祢的平安恩准给我。

（刺透苦母的刀剑也将刺透祢的心，
是的，也将刺透祢的！）
我累了，因我的日子和那些在我以后之人的生活，
我正在死去，历经自己的死和在我以后之人的死。
请允许你的仆人离开，
我已看见了祢的救赎。

注释：

1. 参看路加福音2章25—35节
2. 托马斯·斯德恩斯·艾略特(1888—1965)，现代诗人，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1948年，因革新现代诗的卓著功勋，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圣诞访客

佚名

在马赛城的一间小鞋店内，有一个手艺精巧的鞋匠，他的名字叫马丁。那一年的平安夜，他关上了店门，一个人望着窗外的皑皑白雪，默想着圣诞节的主角耶稣。他想，假如明天是第一个圣诞日，耶稣诞生在马赛城里，我要送给他什么礼物？马丁从鞋架上取了一双小皮鞋，仔细地擦拭着灰尘，这是马丁最精制的手工，他想，我就把这双精美的小皮鞋送给耶稣。可一转念，又觉得自己很傻，主耶稣怎么会要我的小礼物呢？

马丁熄灯睡了。睡梦中，他清楚听见耶稣说：“马丁，马丁，你很想见我吗？明天我会到你鞋店的窗口来拜访你。”

第二天清早起来，马丁想起夜里的梦，赶紧把店铺打扫干净了，又烧了壶热咖啡，就在窗口坐下。等了一上午，没见耶稣来，却看见街上有个冻僵了的清道夫，马丁赶紧把他请进屋，让他坐下来烤火，还给他倒了杯热咖啡。

到了下午，耶稣还是没有来，窗外却来了个面色苍白的寡妇，她背上的孩子已经冻得小脸通红，马丁赶紧把他们请进屋，给他们端上热水，招待他们吃饭，还送给他们衣服，最后把那双精制的小皮鞋套在了孩子的脚上。

一直到晚上，马丁都没有等到耶稣，就寝前，马丁自言自语地说：“哦，那只不过是个梦。”就在马丁睡下的时候，鞋店的窗口忽然闪亮起来，玻璃窗上显现出清道夫、穷寡妇和小孩的脸，他们微笑地说：“马丁，我已经来拜访过你了。”朦胧中，马丁听见主耶稣说：

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作客旅，你留我住。我实在告诉你，这些事你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马太福音25:35-40）



1940年： 我们村的故事

任不寐

这些日子，这个故事在我的脑海里翻转了很久。这个周末是人冬以来最寒冷的一天，但我心里仍沐浴在平安和感恩之中。因此我更有信心面对这故事背后的沉重，以及我们村里六十多年前那些男人和女人。

Shelley Mydans 1915生于美国，1940年前夕，作为战地记者来到了我们村，后来曾被日本人抓去关了很久。战后她生活在美国加州，关于我们村在1940年初期那些故事，我是从她那里听来的。

六十多年前，我们村很美。虽然地处陕西腹地，但天很蓝，云很白。

Shelley Mydans和她的同伴走在广袤的田野上，几乎感受不到战争气氛。虽然村民并不富裕，但百姓仍然安居乐业。那时候有很多树在房屋后，阳光照在街道上，温馨而安宁。





村边有一条小河，春来细水长流，夏秋也算是鱼米之乡。这条河早在十几年前就消失了，村里的老人想起来总是神情黯然，仿佛他们里面的一部分已经开始一同死去。

那时候，学校一定是村里最好的建筑。老师是从大城市来的，带着西方的钢琴和青春的热情，给村里的孩子们带来了许多欢笑，许多异想天开的梦。

大人整天忙忙碌碌。方圆几十里，除了务农耕田以外，附近的集市也成为繁荣的中心。主要运输工具是马车。空气污染对那个时代来说真是天方夜谭。由于城管还没有发明出来，村头巷尾都有一些小市场。这种场景在附近每个村庄都能见到。

当然，如果要做大买卖，就要搭乘长途汽车。虽然汽车偶出故障，但乘客都非常友善。这是中间休息的好时光，而且孩子们还可以认真观摩这机器巨人的来龙去脉。

每当汽车在山坳消失，它也带走了全村人很多的盼望。特别是孩子们，远方是他们的信仰，远方使生活充满了意义。

所以每位远行者的后面，都有一只小黑狗，一个孩子，一双眺望很久、很久的眼睛。每位远行者后面都有一个村庄，一个家乡。

因此，没有一位从远方返回的人空手而归，即使最简单的礼物也包含着思乡之情。他站在他乡的土地上反复思量，他脑海了充满了团聚的诸多场景和快乐。

妻子掩藏了心里的喜悦，无法掩藏的是手里的佳肴。炊烟已经从村里升起，讲述着这一家人彼此相爱的故事。

邻居老张头看见了，远远停在村头，站立良久。他想起远方的儿子，在山海关那里打仗，已经很久没有音讯了。

又一辆客车从远方回来。他只是呆在原地。失望令人恐惧，仿佛离车站有多远，就离失望有多远。

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和平的时代。村民象天上的白云一样舒卷、悠闲。只是这份宁静似乎在等候一场暴风雨，因为已经有风从树梢摇动着不详的消息。

有一户人家已经移民走了。他们沿着河西走廊继续向西，说他们要到大马士革后面去找亲戚。这是他们留下的房舍，在太阳下面闪烁着白光。多年后，这里被沙尘暴掩埋，再没有人记得六十多年前，曾有这样一户人家。

空中的云越聚越多，阴影开始笼罩。旷野已经收拾干净，每一寸土地都在不安中等候着将要来的灾祸和不幸。这样的恐惧是前所未有的。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崛起于世界东方之林。野心和贪婪把他们带到中国，带到了我们的县城。东洋的铁蹄已经逼近了我们家门。

村里紧急动员起来，准备迎接这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些人选择了流亡，准备远渡重洋，在异国他乡和殖民地寻找避难所。当然，更多的人开始奔赴前线，要保卫自己的家园。



对局势最敏感的是村里的一些读书人，后来叫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在没有祭司的地方扮演起先知的角色，由于力不从心，他们一生愤愤不已。

女孩子们则武装起来。那一种严肃代表着视死如归。女性特有的敏感告诉她们，即使将来被人遗忘，但这些年给生命充填了壮烈色彩。

更多的男儿开赴前线，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再也没有回来。八年时间，他们和战友们打了22场大型战役、1117次大型战斗、38931次小型战斗，伤亡321万，战死141万。

那一天，村庄终于被攻陷了。日本人向全世界展示了共荣神话背后的真相。

Shelley Mydans永远令人尊敬，作为战地记者，她是无与伦比的。

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连摆小摊的自由也被剥夺了。这位偷偷出来“自由”的村民，怀着特别的警惕在东张西望。他已经被抓去了几次，后来写了一篇文章贴在村头的大榆树下，逃亡了。那文章的题目是：日本啊，我只想摆个小摊。

日本人征收了很多土地，于是很多失地农民沦为乞丐。然而日本人连乞丐也要办良民证。这位走投无路的老人似乎已经走到了生活的绝境。

他们又办起了很多兵工厂，把村里未成年的孩子抓去干苦力。这事后来也被Shelley Mydans暴光于世。



日本人的化学工厂造成了村庄的严重污染，他们所占据的地方，出现了大量的艾滋村和癌症村。我们村附近的华县龙岭村就是著名的癌症村之一，那里九年只出生两个孩子，人口出现了负增长。他们占据了附近的矿山，却完全不顾矿工的死活。那里每年发生了太多的矿难，以至于幸存的村民开始司空见惯，已经麻木不仁了。日本文化，特别是他们的宫廷文化，一直以缺乏神圣感或道德意识并放纵生物本能而著称。

四十年代，就是日本人侵占我们村的那些年里，我们村有几位著名的女性值得一提：

周姑娘代表了村民心里的亡国流离之感——她一生在寻找母亲，却从来没有找到。于是汤小姐挺而走险。她走向日本人那里，和他们同归于尽。她死得很坦然自若，因为她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蓝女士代表另外一个极端。她悲剧性的命运一直让后人无言。一方面，确实她杀害了她自己。另一方面，凶手不只是她自己。最后一位姓阮。她的死将村民的爱情、哲学和文学彻底葬送了。文明在日本统治之下彻底丧失了精神品质，阮以自杀为精神生活殉葬。那天，村前村后下起了六月雪，为悼念灵魂的整体丧失和陷落。

第二天，村里来了一位叫Gladys Aylward的女孩儿，她的家乡很远很远。她来到我们村要把爱分享给日本统治下的孩子们，要带领下一代人去远方，那是一座没有日本侵略者的城市。





即使在日本人到来以前，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样的微笑了。她的脸上有一种光，是从天上来的，要安慰一切哀哭和贫穷的人。她把我们村那几位女士走过的路完全更改了。她在我们村走了一条新路。

于是很多幸存者开始冒日本人逼迫的风险跟随了她的道路。这个传统穿越了六十年岁月的风沙，一直到今天。当年的孩子已经白发苍苍，但他们再也无法忘记，那位客死海岛的女孩儿用生命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

哦，这就是我们村的故事，讲到Gladys Aylward也该结束了。她是我关于1940年最完美的印象。从她身上，我的绝望被逐渐击溃，并将我从别的追忆之路上挽回过来。我现在唯一盼望的就是，用一切方法回到我的家乡，将好消息和那里日渐老去的村民们细细分享。

身份与境遇

何怀宏

我们作为一个人，有许多种不同的身份，而只有在某些境遇中，我们才能看清楚我们的根本身份。

下面这个真实的故事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个圣诞节前夜，在荷兰的边境线旁的一个非常小的村子里。

一队美国兵敲打着一扇小木门，他们已经敲打过了这个村庄里许多其他的门了，在雪地里跋涉了一天，早已精疲力尽了的他们不敢肯定这扇小门里是否一定还住着人。

但是，这一次，一位老奶奶打开了门。透过打开的门，他们可以看到屋里壁炉中闪烁的火苗，同时他们还闻到了很香的烤土豆的味道。他们进了屋，在餐桌前坐下，老人什么也没有说，她只是出门拿了一些土豆进来，放到了火旁。

可是，突然又听到了敲门声，屋里的人警觉地把手放到了枪上，一阵沉默之后，老奶奶站了起来，她坚定地拉开门。门口站着的是几个德国士兵，他们的手上也拿着武器，这敌对的双方在这圣诞节的前夜，在一位手无寸铁的老人面前遭遇了。

老人很平静，没有丝毫的惊恐，她说话了：“进来吧，放下你们的武器，今天，在我这里只有人，没有美国人，也没有德国人。”

在一阵长长的沉默之后，双方都松弛了下来，他们一起在餐桌前坐下，老奶奶又出了一次门，拿来的还是些土豆。

土豆烤熟之前，暖和过来了的人们在屋子里开始活跃起来，他们结结巴巴地谈到了战争之前，谈到了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谈到了土地、天气和收成，谈到了学校、工厂和医院，现在屋子里坐着的原来只是几位农民，几位工人，一名教师和一位画家。

这个夜晚平静而愉快地过去了，第二天，太阳染红了白雪的时候，这两队人离开了老奶奶的家，他们各自向自己的阵地走去。

在战斗打响的时候，他们还可能互相射击，他们现在的身份还是士兵，但他们应当由此明白了，他们不仅仅是只有士兵一种身份，他们还同时是父亲、儿子或丈夫，他们还是工人、农民或者教师，而士兵这种身份还是相对短暂的，是很不自然和迫不得已的。

一个人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可能会有很多种身份，或者说，扮演许多种角色，有些身份可能是临时和次要的，有些身份则可能是长久和重要的，但最长久和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在这世界上好好做一个人。

因此，他就还得经常提醒自己，自己的其他身份与自己作为人的这一根本身份是否相符合。



最合宜的位置

周国平

我相信，每一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一定有一个对于他最合宜的位置，这个位置仿佛是在他降生时就给他准备好了的，只等他有一天来认领。我还相信，这个位置既然仅仅对于他是最合宜的，别人就无法与他竞争，如果他不认领，这个位置就只是浪费掉了，而并不是被别人占据了。我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念，则是因为我相信，上帝造人不会把两个人造得完全一样，每一个人的禀赋都是独特的，由此决定了能使其禀赋和价值得到最佳实现的那个位置也必然是独特的。

然而，一个人要找到这个对于他最合宜的位置，却又殊不容易。环境的限制，命运的捉弄，都可能阻碍他走向这个位置。即使客观上不存在重大困难，由于心智的糊涂和欲望的蒙蔽，他仍可能在远离这个位置的地方徘徊乃至折腾。尤其在今天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不少人奋力争夺名利场上的位置，甚至压根儿没想到世界上其实有一个仅仅属于他的位置，而那个位置始终空着。

我的这个认识，是在许多年里逐渐清晰起来的，现在可以说到了牢不可破的地步。我丝毫不怀疑，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最适合于我的，因此，外界的诱惑对我发生不了什么作用了。可是，若有人问我这究竟是一个什么位置，我好像又说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完全不能用学者、作家之类的职业来定义它。如果勉强说，就说它是一种很安静的生活状态吧。现在我的生活基本上由两件事情组成，一是读书和写作，我从中获得灵魂的享受，另一是亲情和友情，我从中获得生命的享受。顺便说一说，友情的极致也是亲情，我深感最好的朋友都是我的亲人。亲情和友情使我远离社交场的热闹，读书和写作使我远离名利场的热闹。人最宝贵的两样东西，生命和灵魂，在这两件事情中得到了妥善的安放和真实的满足，夫复何求，所以我过着很安静的生活。

我当然知道，这种很安静的生活适合于我，未必适合于别人。一定有人更适合于过一种轰轰烈烈的生活，他们不妨去叱咤风云，指点江山，一展宏图。人的禀赋各不相同，共同的是，一个位置对于自己是否最合宜，标准不是看社会上有多少人争夺它，眼红它，而应该去问自己的生命和灵魂，看它们是否真正感到快乐。





读画札记

——献给安德鲁·怀斯

高鹏程

读《圣诞节的早晨》

又一个朋友死去。在1943年圣诞节的凌晨。

感谢上帝，这个在地上辛劳一生的人
终于与大地平行。

一个看似纪念出生的节日，事实上

源自人子的死亡。但我们

需要节日，如同需要一件外套

用以抵御内心的寒凉。

感谢上帝。让她在一个节日来临时安睡。

像微微隆起的山峦

覆盖身体的月光，延伸到了道路的上空

那里，黎明即将升起。在宾夕法尼亚原野的尽头

一颗孤星还在闪耀

如同伯利恒上空的那颗。

读《海风》

整个冬天，人们都在
默不作声地生活。小教堂，钟声凝固在十字尖顶
整个冬天，海面发白。而榛树黑铁般静穆
你独自呆在海边的小木屋里
依靠漏进墙缝的光线，切割体内的黑暗。
五十年后，我在亚洲东部的海边
同样灰暗的水泥小楼
同样灰暗的海面。整个冬天，木格窗永远悬挂着落日
整个冬天，两个寒冷的人，能够相互取暖。
时间并不是问题
空间也不是。
现在，我顺着你的目光，掠过枯黄的草坡
背阴处的积雪尚未消融，但枯草
将会转绿，修补大地的伤口
——解冻了。拉起窗户
海风扑面而来，掀动透明的窗纱

读《最后的光芒》

我画下的鸽子在村庄上空，划出精美的弧线
日落后，
村庄背后冷静、神秘的光芒。
我在下沉的夕光中作画，
当很多年过去，颜料干燥，但里面的呼吸依旧
湿热
我画下的，
其实是一个行将离世的老人对村庄的无限眷恋
一个村庄最后的美。
我确信，很多年过去
当夜晚再次到来
那些轻盈的事物将逐渐下沉而沉重的部分将开始飞翔。

后记：

很多朋友不大理解，我为什么会对大洋彼岸的一个老头感兴趣。但事实的确是这样，一个小诗人，从一位大画家的身上找到了众多的契合点。比如长期待在一个小地方，一生只有一个远方，只对身边的事情感兴趣，偏爱孤寂、冷静的事物并坚信能从这些小事物中找到伟大的东西。

站在老屋的门口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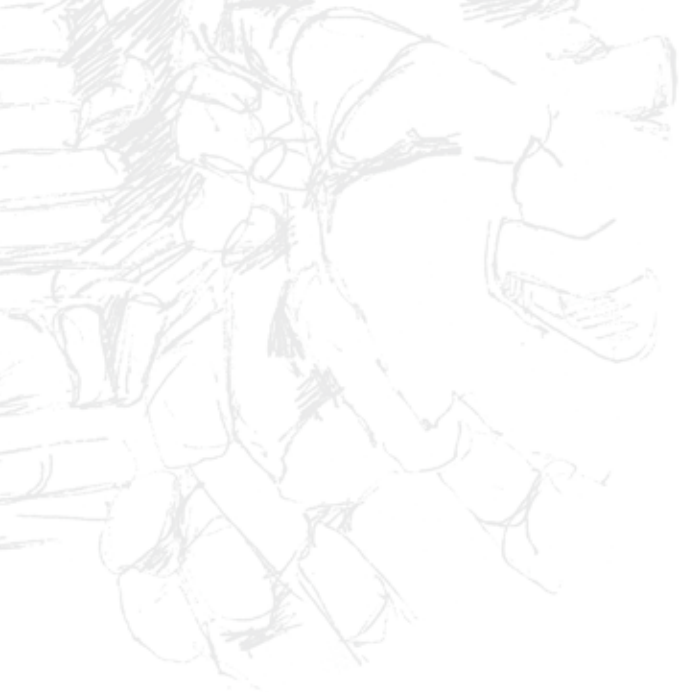
佚名

一座低矮的小木房，只在屋顶披着一层灰色的瓦，时光侵蚀了老屋的门。而我徘徊在门口，想着那些平常小事。

先年是爷爷守着老屋。他喜欢坐在门口，一口又一口优哉游哉地抽着自卷的旱烟。而当每次呛得满脸通红时，便急急地招我给他捶背。那场景重复了好几年。而我印象中染红老屋门口的那一抹残阳，落了又起，起了又落。不经意中，爷爷便没了。老屋的那扇门吱呀吱呀地在风中摇曳，担摇出的只是一阵又一阵凄凉的心痛，终究，没了坐在老屋门口的人了。

后来我们迁了新居，奶奶却执意要呆在那所老房子里。她也不解释，只是如爷爷一样沉默地坐着，大家违拗不了她。但稍稍懂事的我想，这老屋的门，承载了太多太多。每天放学回家，我总喜欢伏在老屋门口的小板凳上写作业，一来那儿安静，二来也可与奶奶做伴。奶奶喜欢唠叨，唠叨那些我好奇的往事。偶尔也有三三两两的老婆婆们聚在老屋的门口，谈着那些谁会先入土的事情，平平常常，如同拉家常一样。但我偶尔也会听到奶奶一个人埋怨，埋怨那个糟老头子去得太早。那时候不知是奶奶倚着门，还是门倚着奶奶。孤零零地，我噙着泪，听着她呜咽，却哭不出声。

时间久了，老屋也成了摇摇欲坠的危房。村里的人劝爸爸把屋拆了，我没肯，当然，爸爸也执意没有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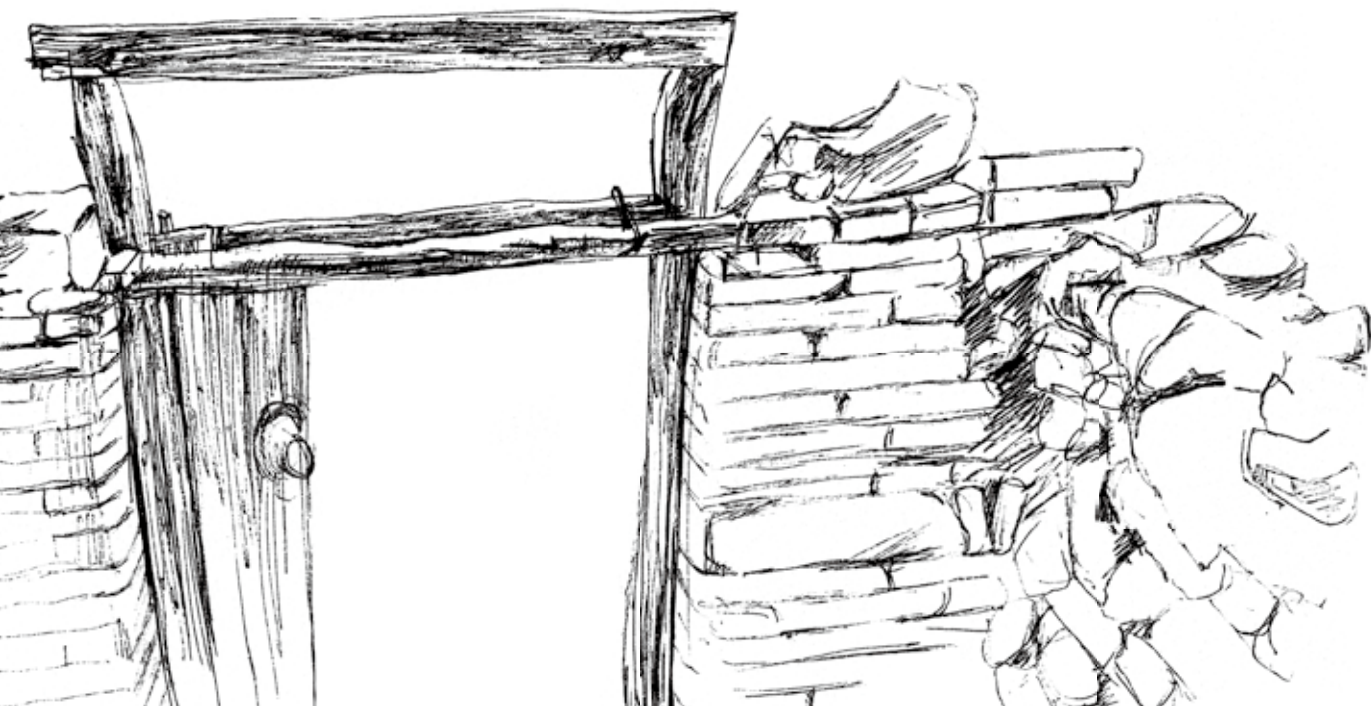
应。记得他同我一起走到老屋那挂锁的门口，听他喃喃地说：“等我老了，还住在这屋里。”我想我是懂的：爷爷奶奶都在这里去了，爸料想是在这门口看到了他们的身影；而人近中年，也想到了自己的归宿。那时候，我天真地应了一句：“爸，等我老了，也住在这屋里。”爸没吱声，摸了摸那扇小木门，转身便走了。我想他是不愿在老屋的门口哭，怕爷爷奶奶瞧见了伤心。

而如今，我站在老屋的门口，不愿去推开它，因为怕触及那些尘封的往事。但有些事物，如同老屋的门，经历了太多太多，却依旧沉默无语。我不敢撩扰这一份岁月的无声与沧桑，但我想，今天与明天之间，也许也只隔着一扇门，我们都站在岁月的门口徘徊，追忆着那些过往的事与过往的人。

我站在老屋门口，想着那些平常小事。老屋的门，被岁月锁着。

注释：

1. 本文是 2009 年湖北省高考满分作文之一，转载自 [中华英才实验室 :<http://www.chinahrlab.com>]



生命的延续

李伏阳

随着孩子的到来，生命中涌出了一条爱的小溪，涓涓不息地流淌着。小溪滋润着生命，生命沉浸在幸福里。

有时我坐在床边，看着他们睡熟的样子。心里思想人们常说的那句话：孩子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他们将延续我生命中的什么？

他们两个长得都不像我，在北京带着他们在宜家购物，陌生的人曾经误以为我是帮别人带孩子的。

最近我时不时感到惊讶，孩子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为了他们自己的观点与我争得面红耳赤。

孩子延续父母的生命，是长相？是性格？是思想？还是父亲的姓氏。

我喜欢在房间里摆放亲人们的照片，有一张旧得已经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我的外公。

照片将我带到一个梦幻而真实的院落。

我什么都记不得了，我只记得院落上空那蓝蓝的天，像是一片波光粼粼的海，离我是那样的近，我依偎在海的身旁，雪白的云朵飘逸、轻柔、怜爱地抚摸着我的脸颊，从云朵间吹来的轻风对我讲述着天上的事情。

我什么都记不得了，我只记得屋后那条轻轻的小河，他是我最好的伙伴，为分担我的孤寂和伤感，日夜不停地和我说着悄悄话。

我什么都记不得了，我只记得屋檐下的那棵丁香，紫色的丁香用她那浓浓的幽香，不知在我的生命中编织了多少温柔。

我什么都记不得了，我只记得院落里那条用石头堆砌起来的小路，我总是用小指头轻轻的戳破窗棂上的纸，从丁香树的缝隙中窥视着，我也不知道在等什么，在等谁，但我就是在等，等待着谁来接我。

这是我的梦，我童年的梦。

后来我信了耶稣，告诉外婆，外婆对我说，你的外公就信耶稣。

后来我知道了，梦里我在等着的是天父，我在等着的是外公。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外公，我的母亲都没有见到过他，我后来才知道解放前他在一所教会学校读商科，毕业后去了一趟英国，回国后在上海的一家银行做事，不幸染上了病，就去了。

来美之前，我去了外公读书的那所学校，负责档案的祖老师帮我找到了外公的学生证。

我不须再多的寻找，因为我相信有一天，外公会告诉我一切。

我不须再多的询问，因为我深知神的美意，在那个年代，即使外公活着，也逃不开那场劫难。天父用爱将他接走，带到我的梦里。

总有那么一天我们会相见，就在梦中的那个院落，他会从那用石头堆砌的小路上走来。我有这么一个不变的确信，因为我连续了外公的生命。

孩子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天父眷顾外公，天父眷顾外公的后代。我的孩子，我无怨无悔地付出，付出辛苦，我耐心地等待，深深地盼望从天父而来的生命能够世世代代的延续。





与不幸和解

赵翼如

一卷收藏了六十年的草图，缓缓打开了一场人世隐秘的独幕剧——

她手抚一片片发黄的纸页，如摸着逝去的时光帷幕。我恍惚看见一片薄纸上，站立起一本厚重的书。

这是上海阿婆留给我的最后定格影像，留下的同期声也类似她的人生谢幕词：我接受命运带来的一切，早已跟不幸和解。这辈子我只是一张草图，老爷子他已走进了《辞海》。我多少成全了辞书里的这一词条：“赵深，中国建筑学家……1919年清华毕业后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建筑获硕士……”但愿我没画完的图，你们能接下去独立完成。她忽然放慢语调一字一顿道：记住了，女人还是不能没自己……

我听了只有惊愕。阿婆一生对外缄默着，很多年我一直困惑：一个气质优雅的留洋女子，何以悄然隐身为留守主妇？

家人对这往事讳莫如深。

她算得上昔日的上海名媛。娘家和显赫的荣家是亲家。遥远的起点，是上海圣玛利亚女校，之后是燕京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张爱玲是校友，林徽因是同道。上世纪二十年代她就和有名的杨廷宝、赵深一起游历欧洲考察西洋建筑。家里有她当年的照片，那真不亚于月份牌上的美人，不过少了点可人的乖巧，多了些有才情的静气。

然后呢？

然后嫁了我叔爷爷赵深，成了“赵太太”。我曾傻想，他们岂不可成为很好的夫妻建筑搭档，像其校友梁思成林徽因那样？

可是……“唉，从前女人，说是水做的，一结婚就被圈成一口井，成了围着家转的‘屋里人’。你们现在自由多了，江河湖海都流了去……”她曾对我这么感叹。

那是1987年深秋，我到上海出差，照例去武夷路二号看望年事已高的阿婆。

这是一栋带车库的花园洋房，只是暮色已难掩失修的老旧。阿婆多年孤身一人住着，子女都在远方，陪她的只有女佣阿金。

小时候我常来这里。因阿婆连生四个女儿，和她亲如姐妹的我奶奶连生了四个儿子，于是我父亲就到上海做了阿婆的儿子（或曰嗣子，赵深是爷爷的亲兄弟）。照规矩，我当面得叫爷爷奶奶。但说实话，我不喜欢这房子，总感觉它幽闭，一股无由的神秘气味，似乎有些门不能碰，里面深藏着旧上海的故事。虽说阿婆让我见识了国际饭店和平饭店，品红房子的西餐凯司令的蛋糕，不过规矩太大，“小人要坐有坐相立有立相，吃饭不好晒出声音……”难得看见老爷子回来吃顿饭，菜很多，话很少，吃得沉闷。有几次她递给我几本英文原著叮嘱道：小玲，给我好好念英文，下次来要背诵第一段。这可把我吓一跳——我上初中才学几个字母呀。

此时的阿婆，真的很老了。尽管她依旧腰背挺直，头发一丝不乱，但目光好象已经收不拢。晚饭后她忽然低声说，你今天住下来吧，我有事交代。

她把我带到二楼的卧室。这里安静得有点过分，一盏绿罩子的台灯，照着几本洋装书线装书，还有一瓶安眠药。隐隐也照出静夜里的人生暗角——一张不算窄的英式单人床，透着很久没有男主人出现的隐情。这是眼睛无法丈量的纵深地带。静水深流里，一种寂寞穿心而过。不知那些孤枕冷寝的长夜，她内心有过怎样的挣扎？

阿婆让我坐到她身边，窗外细雨如诉。她端坐在暗影中，似乎在和自己的回忆相遇：我知道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大致心事已了，今天要给你看几样东西。

她推开了封存已久的门。一叠发黄的故纸堆，带着时间的余震跌落下来。于是，我看见了收藏了六十年的建筑草图，连同她收藏的自己。

这是1920年代——江湾新上海市中心政府大楼建筑群方案设计图，她和夫君赵深共同设计，曾获当时的设计比赛一等奖。这里有她亲手设计的留底图样，是中国古典建筑现代化的尝试。

还有南京路上的上海图书馆设计草图等，以及多种建筑写生画……

铺开的草图，如伸展着女性解放的自由之翼，载着她的梦想正欲飞行，沉重的家事把她扣留在地面：四个孩子相继出世，还有老婆婆得照顾。接着日本人的炸弹扔下来了，男人要去大后方，执意让她留守持家。

她置身于人生的裂伤中。曾想找个管家，一时又没合适的。只好依从夫命，敛起翅膀收落帆，只烧茶煮饭，看护老人孩子，担起男人走后的生活重担。日子流水般过，谁听得见翅膀的坠水声？（我忽然明白长辈给我起名“翼如”的深意：是愿我添翼如飞罢）

建筑师之梦被软禁在屋子一角，屏息以等待来年的突围。

她耐心等着，想等孩子长大，等男人回来，便可放下家事，对自己有个交代。

积数年甘苦，却等来了男人另有故事的传闻。

隐痛，在得知实情那一刻，我明白那是什么了。换一个旧式妇女，也许容易认命。男人嘛，一盘菜总是吃不长的，总要换些小碟子小碗。何况在外头，男人哪会太委屈自己？

结局是阿婆的包容。也许这就是中国式女人，一切以家庭为重，她恪守这一信条。即便是头脑睿智的新派女性，处理家事也完全是老式做派。

阿婆的独特，在于她用自己的方式默默自救——任凭线条在纸上蔓延。直线弧线斜线，纵横有致的线条排列出各种建筑轮廓。那线条里有千回百转的故事，有某种柔韧度连接着她的自由。捂着压着的情愫，就在线条中起伏涌动……

这是静夜里上演的无声独幕剧：无边的“寒窖”中，她悄然打开草图，在孤独的想象力间自我回旋。“把生活欠下的，交给美去完成吧。”似乎随意勾勒着什么，房子有点童话趣味，也有孤悬的漂浮感……隐隐有钟楼的尖塔，那细细的光束已把暗夜照亮。是的，那是不可没有的光源……

草图是她内在精神的泄密者。这些草图可以什么都不是，却是她自己的梦痕，仿佛用细针密线缝缀着苍凉的残梦。

记得莫泊桑小说里的一个场景：一对被人遗忘的老年舞蹈家，在巴黎郊外的墓地，忘情跳起已成“绝响”的宫廷舞蹈，整片树林和满天星星如静默无声的观众……

我看见了惊心动魄的沉默。沉默中，那些线条自由地穿行于生活与梦想之间，渐渐转化成阿婆的眼神和姿态——早年从端庄里出来的柔软不见了，代之以超然于伤痛的淡定。紧抿的嘴唇，蚌壳一样合着那道裂伤，她以不可思议的隐忍，默对多方质询。活在她嘴边的，只有“宽容”。这是她自救时悟出的生命至理：跟不幸和解。

人年轻时接受的教育，常常会左右其余生。毕竟是圣玛利亚女校出来的，谙知礼节，通晓英文，并且学过家政。学校从不限制学生在个人兴趣上的发展。值得欣慰的，是她教育出来的子女都成了专家。玻璃台板下有姑妈的照片，一个在表演钢琴独奏，一个作为翻译在陪国家主席会见美国客人斯特朗……

在夫君被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而坐牢时，她毅然四方奔走，“分享艰难”。乃至最后为赵深扶柩送终的，也是阿婆……

那一夜，阿婆给我看的另一样东西，就是为赵深平反的资料，以及编入《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关于赵深的词条。一本厚厚的大书，就覆盖在她自己薄薄的草图上。

历史的真实，也许就隐藏在这样的细节里。而这细节，多半是隐没的场景，就象无人知晓阿婆的名字。（我后来在网上查到“当年二十五位留学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名册里，看见了“孙熙明”这熟悉的阿婆名字）

我更喜欢慢慢变老的阿婆。七十年代，我家里收到最多的来信之一，是阿婆的：繁体、竖排、不时夹几个英文。那些字长得一脸老祖母的慈祥，且透着干净健朗。叙事也愈发家常，“钢窗的插销坏了，漏风……卫生间管子滴水……”

八七年那次离开阿婆不久，她就把自己交给了天地，同时把积攒了数万元的存款做了慈善。（八十年代那算一笔钱了）她最后让父亲传递给我的话是：“我看小玲的背有点弯，提醒她，无论发生了什么事，腰背都得挺直喽！”

我听了泪流满面——因为当时正逢一场人生灾难。我请父亲留存阿婆的遗物，留存草图和她用过的瓷器。

清明时节，我到无锡的祖坟扫墓，特地给阿婆送上鲜花，同时为她点燃一本我“独立完成”的书稿——我想借用这个仪式把我的感受递出去。墓碑上阿婆的照片，依然带着和解式的微笑。我告诉她，这六十年，女人的自由度大多了。自己现在工作的单位，恰好就在民国建筑集中的南京颐和路，上次父亲来带我走了一圈，指给我看长辈在这里留下的作品（赵深参与设计过民国政府外交部、美军顾问团、孙科住宅等著名建筑，设计过上海南京大戏院、西泠印社……还获过中山陵设计图纸荣誉奖），可不知为什么，我眼前只飘动着阿婆的草图，那里有一个生命的秘密信息，它让我看见了一部厚重大书的后面是什么。那些建筑，是男人站立起来的作品，很像猝然凝固的浪头，而浪头的依据是水，是水做的女人。建筑的整体，整块石头整块砖，全是叫这些草图这些水给砌牢的。

从阿婆的草图里，我再次看见了“女人”这两个字背后的深长阴影。记住这草图，就记住了历史深处的女人，记住了石头下的体温。


拾穗 (外一首)

匙河

悲伤把我箍得太久
——几乎认不出自己的形体
麦穗却是饱满的
它们比我更懂得黑夜

割我的心，这些穗子
那造了人生命的，也造了饥渴
你曾教给我，吞下它
那蘸了酒的，烘熟的谷物

在裸照的夕光下，你留给我
这未割尽的田角，抛撒的麦穗
遗落的禾捆，而晚风曾轻扬
谷粒曾随之抛向空中
轻的是糠秕，被吹向一旁
重的是谷粒，掉落在地上
麦子筛净，入夜，在无人看守的禾场
而我的心，我的心依然在田间
你将使我离开这柔软而沉重的田间么
用你的手指从未触及过的星空？



我探手找寻你脚踝的钉痕
我的爱情，荣耀，已一并钉死
让我躺卧在你肋旁
安息等候，在高高净光之地
你比田亩更可贵，你便是温暖的田亩
而我的爱情，是初熟的穗子

求你以你的爱情遮盖我，犹如羽翼
说，“你只管躺到天亮。”
我是这样的褴褛
穿着光和火的衣裳

天亮了，人们不能彼此辨认
而我已认得，这被掩埋的
祝福，随着第一次的死
我啊，入你的城，入你的田
到你的场上，到你的家里……

爱人啊
愿我常在你身后，拾取麦穗
谁曾了解我们身后的田野？

牧羊

“她一定是疯了。”

人们试图让我相信
那金子般发黄的云层后
并未隐藏着羊群

然而她的裙裾卷着长风
她的鞭子缀着齐齐的黄花
她停驻的峭壁旁
疲惫的人们在草尖上擦他们泥泞的鞋

他们离开了，越来越大的风沙
吹他们去色彩鲜亮的地方
她灰色的眼眸依然凝视着什么？
我把指头含在嘴里，忘记了饥饿

我渴望加入那队列
象栗子归入噼噼啪啪的火
可我的心上有一枚钉子
流向地面的热泪不能使它销熔

日夜我数着羊，一、二、三……九十九
数它们在大雨的时候躲入岩穴，静静等待
我那不能辖制的舌头
变成了莽撞的群羊





那是一些简单的人

(外一首)

羊子

那是些一简单的人，让我满心渴念的人
他们喜欢每天清晨去地里看看，把锄头磨亮
他们是天生的选种能手，把好的种子播在地里，把孬的种子筛选出来扔了
而一天就那么开始了，他们的谈话声留在了地里

我应该是爱这些人的

我应该是爱这些人的，他们在屋后粉刷墙壁
雨开始把他们打湿
他们把背脊伸进了消瘦的黄昏
两个泥水匠，一个瘦弱，一个高大
他们的谈话高过了秋日的山梁
虽然没有月光照耀
他们的劳动依旧是我看见的最美丽的夜晚

从今天起 (外一首)

易翔

从今天起，把自己安放
在尘土中，没有你的日子
我爱上琐碎的生活，比如
读书，赶路，一个人的思念

从今天起，我想画出
十字架，画出上面的微笑
日子是一种隐秘的疼痛
在下一个春天盛开成朵花

从今天起，把自己装进
一首诗里，让炽热的情感
住进词中，有美的质地
等你放在唇间，轻轻朗诵

从今天起，我已在等待
你眼含星星，从远方赶来
静静地，站在我的面前
我们相互望着，就十分美好

在清晨

在清晨，睁开眼睛，有一些人
如水草一样，沉睡在了河流的深处
阳光早早地，从东方爬过山顶
为我打开远处的天空和道路
一对歌咏的燕子，从头顶
飞过，留下了它们的爱语
草尖上，一颗露珠，微微颤抖了一下
在清晨，这么多的幸福，如
花朵开遍大地，又伸向天空
更幸福的是，一个比它们晚到的人
在这个时候，正好经过这里
作为一个接受礼物者，我向它们
张开了双手，向带它们前来的造物主
闭上满含泉水的眼睛，说：感谢

使我们成为国度（节选）

华姿

—


妈妈对佐治说：佐治，妈妈以你为荣，你是妈妈的骄傲。佐治，你不是笨，你只是与众不同罢了。妈妈反复说这些话。妈妈说这些话时，总是捧住佐治的脸，或是，把佐治搂在怀里。

但是不久，妈妈就去世了。佐治被妹妹送到了疗养院。在那里，生活着一群跟佐治一样的人。他们被我们称为智力障碍或智力残疾患者。也就是，智力商数在70以下的人。

妈妈在的时候，佐治的世界是完整的。但是现在，这个世界却成了一个残缺的世界，一个需要补充的世界。

佐治开始想，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里？这个世界里为什么会有他？他是这个世界的累赘吗？如果是，他又为什么要来？这个世界需要他吗？如果不需要，他又为什么要来？

佐治一个人在回廊里走着，想着这个问题；佐治一个人在风中坐着，想着这个问题；佐治一个人在草丛里趴着，想着这个问题；佐治一个人在草坡上的老树底下躺着，想着这个问题。看两只蚂蚁打架，看一朵白云飘过，看河里的水打湿别人的脚趾，这些时候，佐治也在想着这个问题。终于有一天，佐治找到了答案。



第一天，他造了光，光照得我们睁不开眼睛。第二天，他造了陆地，我们就可以行走了。第三天，他造了水，水是湿的，打湿了脚。第四天，他造了草。你割草时，草会尖叫，所以你要好好地安抚它们；树也一样，你一抱着树，树就跟你结为一体了。第五天，他造了爬虫，飞鸟。我就可以和蚂蚁一起玩耍了。第六天，他造了飞机，就算是没坐过飞机的人，也知道飞机是什么了。第七天，他为了休息，就造了云。我躺在草上，就能一眼看到天上的云了。第八天，他看了看，发现好像遗漏了什么。他就造了佐治。这样，这个世界就圆满了。

这是法国电影《第八日》中的部分情节。

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一边干活一边看这个电影。我一手举着抹布，一手拿着扫帚。但是，当这个孩子独自对着天空，在午后的灿烂骄阳下，这样来解释他的临世与存在时，我就停下手里的活，像一根树桩似地，站在了那里。

这真是一个甜蜜的答案，一个优美的、充满恩典的答案。但也是，一个令人伤怀的答案。

如果这个世界里只有健全人，这个世界又如何是圆满的呢？如果这个世界里只有聪明人，这个世界也不可能是完整的。就跟这个电影里必须要有另一个人物夏理一样。

夏理代表着这个社会里的聪明人和成功者，他有钱有身份，

但是忙碌、充塞，像个高速运转而无法停下的机器。他无暇顾及家人，甚至无法按时完成与10岁女儿的一次约会。他虽然富有，却觉得缺乏；虽然强大，却深感无力；虽然成功，却也感到失败。

就在这时，他遇到了佐治。

无疑地，开始的时候，是佐治需要他的帮助，但到后来，却变成他需要佐治的帮助。佐治不仅成为他的补充，还成为他的医治——佐治激发出他内心深处的美善：怜悯、同情、宽恕、温柔、给予；佐治引导他看清生命的真相：什么是匮乏？什么又是富足？什么是束缚？什么又是自由？什么是相争？什么又是相爱？以及，什么是聪明？什么是愚笨？

当然，这补充和医治，佐治都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在与佐治相处的一个月里，或许并没有那么久，夏理开始改变自己。而他在改变自己的时候，也同时改变了与妻子与女儿的关系，最后，也改变了与造物主的关系。

何为健全又何为残缺呢？何为聪明又何为愚笨呢？

往往是，看起来是健全的，却也有残缺；看起来是聪明的，却也是愚笨。或者，看起来呢，是残缺的需要那健全的，愚笨的需要那聪明的。但事实却又往往相反。所以，聪明也会成为破坏，而残缺也能成为拯救，

二

在我上班的路上，有个老人坐在那里乞讨。我走过时，会放点零钱在他的碗里。有时候少一点，有时候多一点。从九月到十二月，树上的叶子黄了，枯了，最后落了，他还是坐在那里。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以为我是在付出，至少是在学习付出。但是后来，有一个傍晚，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却蓦然领悟到，其实，不是我在付出，而是他在付出；不是我在帮助他，而是他在帮助我。

暮色苍茫。冷风吹着，一直吹到人的骨头缝里去。我疲倦地走在街边，突然悟到这一点。

一个人的缺乏，实在是另一个人的机会。是他给了你一个行善的机会，一个献爱的机会。也就是，是他给了你一个成全自己完善自己的机会。如果从来没有人有所缺乏，从来没有人有所需要，那么，我们便永远没有机会行善，也永远无法了解什么叫怜悯与同情，以及，什么叫像基督那样活着。

人生在世，总是免不了缺乏。不是外在缺乏，就是内在缺乏。人的存在是残缺的，人对这个世界的治理也是残缺的，所以，需要用爱来弥补，也只有用爱才能弥补。只有相互补充，我们才有可能，向着那完全和完整，在晨光与暮色中，勉强迈出一小步。也才有可能，在出人意外的恩典中，找到那一份出人意外的平安。



三

我们不懂生命，所以，用我们的标尺来量，有一些人的存在是没有价值的，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在生命的创造者看来，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有价值的，没有一个人是可有可无的。

原来，这世上从来就不存在没有用的东西，也不存在没有用的人，就看你用什么眼光去看，就看你用什么标尺去量。就像我听过的另一个小故事。

中古时期有一个学者名叫毛里提斯，他过着贫苦的生活，到处流浪。有一次，在意大利的一个小镇上，他病倒了。之后，他被送进一家专为流浪者开设的医院里。医生在讨论他的病情时，用的是拉丁文。但谁也没有料到，他全都能听懂。有一个医生说：既然这是一个毫无价值的流浪汉，那就把他用作医学实验算了。这时，毛里提斯抬起头来，用拉丁文一字一顿地说道：“不要把任何人看成无价值的，因为基督为他而死。”

四

亚当·阿内特死的时候，卢云正在计划写一本有关当代信仰告白的书。这无疑是一次极富挑战而又极有意义的写作。但是，亚当的死改变了卢云的计划。他决定写亚当，他要写亚当。在突发的心脏病导致他猝然去世之前，他已经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亚当：神的爱子》。



那么，这个叫着亚当·阿内特的人是谁呢？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究竟具备什么样的吸引力和重要性，以致卢云放下了一本重要著作的写作，来讲述有关他的故事呢？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有一个专门照料弱智和弱能人士的团体：方舟团体“黎明之家”。亚当就是“黎明之家”所服侍的一个病员，是一个身体和智力双重残障的人。

亚当在三个月大的时候，便被医生证实患有癫痫症。他弱智、耳聋、语言能力低下，而且癫痫时常发作。亚当在十三岁的时候，被父母送到“黎明之家”，然后在那里接受照护，直到去世。

而卢云初到“黎明之家”时，所照顾的一个人，便是亚当。

有十四个月之久，卢云与亚当同住一屋。卢云亲自替亚当洗澡、刮胡子、刷牙，给他穿衣服，用调羹把食物送入他的嘴里，与他坐在一起，给他按摩。

这种服侍琐碎单调，看起来毫无价值，尤其对身为教授与作家的卢云来说。但是，卢云却发现，他因此而获得了一份恩赐，一份真实而恒久的恩赐。这份恩赐，就是亚当与他的关系。

从世俗角度来看，这个关系不值一谈。但是卢云却写道：“亚当是我的朋友、我的老师、我的向导。他是个非比寻常的朋友，因为他不能像大多数人那样表达情感和爱；他是个非比寻常的老师，因为他不能深入思考，也不能清楚地表达思想概念；他是个非比寻常的向导，因为他不能给我任何实质的指引或意见。”

亚当残缺的身躯内所包裹的，却是一颗完整的心灵，一颗闪光的心灵。这颗心里没有贪欲，没有野心，没有仇恨，没有怨愤，乃至没有任何苦毒。他无需操练，便已倾空自己。所以，这颗心里充满了爱，就如方舟团体所相信的：“弱智人士往往拥有亲切友善、使人惊叹、自然、直率等特质，”“而且他们活生生地展现了一个更辽阔的世界，呈现出心灵最珍贵的价值。”（方舟团体宪章）

亚当医治了很多人。因为亚当的出现，他们开始重新认识生命——自己的生命与他人的生命。每一个与亚当共同生活过的人，都被这颗心灵所抚摸，并在他们的生命中结下果实，以致他们看见：即便是在哀伤中，喜悦仍然存在，即便是在失望中，希望仍然存在，而且就在那里。因为爱是不会完结的。生命终究要胜过死亡，爱终究要胜过恐惧与绝望。

大多数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会把亚当视为负担和累赘。但是卢云却写道：“上帝对这个弱能的人的爱是永恒不息的。上帝差他到世上，给他一个独特的使命，就是净化人心，而他已经完成了这个使命。”

这就是亚当。他的身体和智能是残缺的，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我们呢，我们的身体和智能是完整的，但同时，我们又是残缺的人。亚当残缺的身躯内所包裹的，是一颗完整的心，而我们完整的身躯内所包裹的，是一颗残缺的心。

就像我看过的另一部电影。影片中的男主角halu是一个患有三级智力障碍的青年。在一般人的眼里，他是一个傻子。但是，这个傻子却具有足够的纯真、足够的善良、足够的清澈，以及，足够的对人的信任，足够的温暖人的力量。

似乎，上帝所期望于人的美好，在他身上，都能一一寻到。因此，一个以行骗为生的、长期在黑暗与破碎中生活的女孩，因为halu，而彻底改变。

因此，透过亚当的残缺与完整，以及我们的完整与残缺，在这个清冷的秋天，我仿佛终于瞥见了上帝之爱的无限奥秘与奇妙。

所以，卢云要放下一本重要著作的写作，来向我们讲述亚当的故事，并且称他为“神的爱子”。



我把什么奉献给你， 我的小孩？

匙河

果实成熟的时候，总在卑微地乞求给予，并因这卑微里的温柔和恳切而低垂得更深，压弯了枝头。现在我们这些已长成的大人，在乞求孩子和深爱孩子的大人来分享这丰裕的童年阅读。

在这里，用童真的眼睛，你能看到在童年里一切的欢快与自由：小猫咪用小石子跟小河说话；鼯鼠在夏天的林子里追着自己的草帽跑；星星提着小桶去天河边上打水；狮子喜欢写诗并深情朗诵，老虎整天对着镜子练习微笑，狗熊呢，最爱追着旅人给他钉马掌；花园里长出蛋茄子、羊小麦、狗雏菊……还有像大街一样长的植物鲸；馅饼里包住的一块天降落在海上，成为幸福的小岛……

在这里，用童真的耳朵，你能听到在童年里一切的忧伤与期盼：红鞋子躺在草地上，因为孤独而心里空

空；被打扮成小丑的勇士，在夜晚的玩具店里寂寞地打着铜镲；蚂蚁因为看不见大海的尽头而哭泣；小妖精因为不被人爱而连影子都消失不见了；住在莴苣叶子上的蜗牛想要有个门牌，那样它就能收到信；被寒冬冻在号角里的声音等待着融化……

在这里，用童真的心灵，你能经历到在童年里一切的爱与深情：风轻轻地踩着屋瓦踩着路，小心着不吹醒小孩子和小蜻蜓的梦；老鼠抬着大大的梦悄悄地走路，生怕它们跌碎；吓人的龙忠实于它的职责守护一株甜美的苹果树；像堆得又尖又稳的干草垛的一顶帽子，能裹住整个春天，而把寒冬关在外头；因为被小男孩爱着，皮毛脱落、眼珠子鼓出来、关节松动、变老变丑的绒布小兔，也因为被爱，而拥有会蹦会跳的真正的生命；在睡着梦着打着呼噜还飞跑着的轮船上，做梦的孩子也在跑……

是的，在这里，孩子可以看见自己，大人可以看见自己的过去：在清香的谷草屋里安静地入睡；等着长大了有了胡子后就去当流浪汉；在路上发呆，让心里的小鸟扑闪、蹿跃，让故事在白日梦里荡漾开来；在黑漆漆静悄悄的夜，问鱼儿睡在哪里，而在夏日，想知道冬天躲在哪里；有了憋不住的秘密，可以在地上挖个小洞，对着它大喊；当年糕树上点起的灯照亮我们所有无邪又无畏的足迹时，童年时代忠实的伙伴都藏在我们自己折的蓝色小房子里……



为了一个孩子的快活，罗大里在他的故事里说，“得要一整座冰激凌宫”。宫顶是用奶皮贴成，烟囱是用果脯做成，烟囱里冒出来的烟是棉花糖，门、墙、窗都是冰激凌做的……那么为了很多很多孩子的快活，我们实在是值得拥有这么一套“金水桶儿童文学丛书”《冬天躲在衣橱里》《香肠穿上红鞋子》《鼻子和你捉迷藏》《天空包在馅饼里》《流浪游戏最好玩》《脑袋剃成大马路》《蝴蝶站在提篮上》《书包写封信给你》。

就像很多年前那歌里唱的，“白云奉献给草场……星光奉献给长夜……我把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那些热爱童年并一直坚持与自己的、人类的童年真诚对话的大人，为我们所作的这样丰美的文字和绘画，都密密匝匝地挤在这些纸页上，就像种子挤满了大地；或是累累的果实垂在枝头，乞求着给予。我还能把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



这是最好的年代， 这是最坏的年代

——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王书亚、蒋蓉

多年前的电影《修女也疯狂》，有首动人的赞美诗《follow him》，一遍一遍地宣告，“He is my destiny（他是我的命运）”。这几个字把王书亚莫名其妙地震动了。在我们眼里，“命运”是一波三折的贬义词，是你无法对抗的东西，叫人活在无力的羞耻中。可为什么她们唱得那么喜乐而鲜明呢。

恩格斯最爱的音乐，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就像列宁最爱《热情奏鸣曲》。大概革命家都爱贝多芬，就把贝多芬误解了，当他是人定胜天的世俗英雄。那个身材矮小、略微丑陋的天才，十七岁丧母，父亲常年酗酒，他却爱上好几个窈窕淑女。只是在水一方，至死未娶。所爱的侄儿也不愿送终，羽翼丰满就弃他而去。唯有音乐天赋使他凸出，却在二十六岁就失聪了。那一年，他给朋友写信说，“我觉得我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

导演丹尼·贝尔说，这部电影是向狄更斯致敬的。影片的前半部，好像殖民地版的《雾都孤儿》，或亚洲版的《上帝之城》。杰玛活在孟买的贫民窟，掉在粪池里的那一幕，也如上帝最可怜的造物。导演颠覆了好莱坞的印度图画。他说，狄更斯的传奇故事似乎不可能发生在西方了。所以把剧情搬到印度。但这匹夹杂着苦难和童话的黑马，却在金融危机最严峻的季节，几乎囊括了整个世界的赞誉。有人开玩笑地说，2009年，上帝终于想看电影了。

但在孟买，贫民窟的人们却上街示威，杯葛这部电影。就像当年特蕾莎修女的名字传遍世界，加尔各答的人们特别委屈，说我们其实是美丽的城市。一个老修女，就把加尔各答的投资环境给砸了。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名言，“这是最好的年代，这是最坏的年代。”但最精彩的是后一句，“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十八岁的杰玛，为了寻找他爱的女子，参加“谁能成为百万富翁”的问答游戏，奇迹般地赢取了两千万卢布。他的故事其实和贝多芬差不多，关键词都是destiny。

影片开始，打出一个问答：杰玛还差一个问题就赢得两千万卢布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四个选项，作弊，运气好，天才，以及“It is written（命中注定）”。看到最后一项，我们就爱上了这部电影。她们为什么唱得那么喜乐，因为命运原来是一个温暖的词。“It is written”的意思，就是命运与宿命的差别。宿命是

没有方向性和目的性的，换言之，你的一生没有剧本。这样的宿命论叫人恐惧，一遇见三鹿奶粉，人生就充满没有确据的惊慌。但 “It is written”，告诉你有一个了不起的作家，一个比八级地震还大的大手笔，给你一个稳妥，一个应许。听到这个词，你就知道这辈子已预定了，一桌简陋而丰盛的筵席。

警察抓了杰玛，逼供他。因为他们绝不相信，一个没受过任何教育的穷小子，居然在智力问答节目中一夜暴富。杰玛讲了他的故事，原来每一个问答，碰巧都与他的遭遇有关。他之所以知道印度教的罗摩神右手中，拿的是弓与剑。因为他的穆斯林母亲死于一场宗教屠杀，一个印度孩子打扮成罗摩神，如死神的模样，盘踞在他的灵魂中。他之所以知道谁发明了左轮手枪，因为他哥哥就用这样一把枪，杀死了绑架他们的黑老大。又反过来用枪指着弟弟的头，从那个女孩身边赶走了他。

影片前半部的沉重感，慢慢膏抹上后半部的童话色彩。但这也不是灰姑娘的故事。杰玛除了苦难和一份执拗，没有任何凸出的本钱。能将苦难和童话连起来的，还是这个词，destiny。这样一种命运，是在一个美善的旨意中被写好的预定，如《旧约·诗篇》说，“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了你的册上了。”这样的命运，乃是一种有方向性的命定（ORDER），甚至是一种有关系性的召命（CALLING），也是一种有目的性的使命（MISSION）。

杰玛是个执拗的孩子，他对苦难之上还有美善，永远存有一份信心。这就是 “He is my destiny” 的含义。杰玛必须一无所有，那美善的命运才成其为命运。就如克尔凯郭尔所说，“十字架建立在人类一切希望的坟墓之上。” 导演也说得肯定，杰玛的结局与才华无关，更不是撞大运。而是 “It is written”。这样一种非宿命论的命运观，是中国人极其陌生的。但故事实在讲得太漂亮，胜过了一百场布道。

其实电影是说，如果你摔断过腿，你就得到了一千卢布。如果你现在失业、失恋、失明，你就得到了两千卢布。如果你被人用枪指着头，你就得到了四千卢布。所以你的一生，终有一天会赢取两千万卢布。你若相信苦难是化妆的祝福，你就是杰玛；你若不信，你就永远活在自己的不信里面。

这是童话吗。这就是当年贝多芬的一生。《命运交响曲》里，那四个反复的音符，把人的心都抓紧了，就像婴孩咬住奶嘴，死不松口。他有一句名言，也被反复引用，“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它绝不能使我屈服。” 许多人以为这就是贝多芬的传奇。但后面那句却常被省略，他接着说，“上帝啊，能把生命活上千百次该是多么美好。” 经过《英雄》和《悲怆》之后的贝多芬，回到对 “It is written” 的信心，写下了《庄严弥撒曲》和《欢乐颂》。临终，这个曾自怜为上帝最可怜的造物的艺术家，亲笔留下了最后一句话，“一切灾难都带来良善。”

杰玛的两千万，和恋人的站台重逢，看似俗套，其实是对这句遗言的注脚。所以在我们的眼里，《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也是对《欢乐颂》的致敬。我们一道看电影，在情人节一起祷告。想起身边一位失明的孩子，获得过全国残疾儿童歌唱比赛的一等奖。他来教会分享见证。最后，说了一句话：“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我想问，你们有没有为你们的眼睛看得见而感恩过？”

当时我们都哭了，因为上帝啊，就这一点，我们已白白得到过两千万卢布，却从来没有为此感恩。直到一个孩子，摸索着走过来，提醒我们。

我们也向狄更斯致敬，因为他说，这是信仰的年代，这是怀疑的年代。无论在伦敦、孟买还是成都，“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

罂粟花开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印象

任不寐



一

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如一片绽放的罂粟,在第八十一届奥斯卡奖颁奖仪式上让全世界在麻醉中大得安慰。囊括八枚奥斯卡奖,意味着人们反复印证了这部影片的精神疗法是有效的:一个精神失恋、等级森严和经济危机覆盖下的人类,藉着好莱坞影城那里举行的宗教仪轨经历了一场春梦;又在彼此分享之间,努力将虚假的兴奋在移情中植入生活。整部电影发黄的色彩连同精心剪辑过的情节联结,就是一场写意或梦境——那是梦中的故事,那是愿望的达成。对生活平庸普遍而绝对的厌烦,对奇迹普遍而绝对的失望,成为21世纪的全球心理。当理性主义和现代主义彻底宣告失败的时候,人只能在梦中自言自语或自我催眠。奥巴马讲述着美国梦,当就职狂欢取代全民忏悔的时候,那是民主弥撒最后的回光返照;Jamal Malik编织着宿命论,当命定论庸俗为经济帐的时候,那是东方迷信活动最后的借尸还魂。《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将东西两个半球的春秋大梦结合在一起,这一工程的目的想把华尔街的发财戏剧与小金人的人情写意及其崩溃,在全球重新演义。

二

每个人都是一场失恋的幸存者,或者说,每个人都是一位爱情灾民。对初恋的怀旧构成人类家庭生活不幸的本质。当生命沦落为对爱情的感伤过程之后,时间却成为阻拦和埋葬感情朝圣之旅的绝对障碍。随着衰老和漂流,初恋被埋葬在岁月的井底成为永决。没有人能超越这样的时空旷野回到过去找到埋葬在童年的情人。《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特别精彩的地方,是她用奔驰而去的列车多次具体展现了在人生车站“被逼分

手”那种生命悲剧——“我”被时间或命运拖上行程，我所爱的一切被远行所切断，我的一部分也同“她”一同被监禁、漂白在过去的屏幕上，那撕裂着的伤口，随旅程延长而深入灵魂。这场爱情悲剧的深刻之处因亲情的介入变得更为残酷和现实，亲情悲剧成了初恋悲剧的永恒配角，让爱遍体鳞伤，欲说还休。对初恋的纯洁恋慕因对其夭折的回忆而被加强，“梦回”本身就成为了需要安慰或令人望而却步的流亡者。我们存在的真相是：没有人能回去，因为“她”已经不在，而“我”更是面目全非。但心灵中有一种强大的拒绝接受这两个现实的顽固力量，那种怀旧成了宗教，渴望安慰，却永远不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可以藉着Jamal Malik找到Latika，而竟然找到了Latika，“她”还在哪里，在灯火依旧阑珊处，“她”在“黑帮”中守候着最初的爱情。不仅如此，哥哥Salim的自杀式的悔改又成了梦回初恋的牺牲或献祭。印度教在“轮回”和“法业”的双重安排中，让爱情战胜了时间和罪。这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对这个失恋世界提供的第一场安慰。

三

印度社会的种性制度残余集中展现了人存在的第二大悲剧——我们都是一种等级制度的参与者和受害者。无论是宗教冲突还是贫富悬殊引起的警察国家的暴行，其根本原因是人对人隔离，并从人际隔离上升为猜疑、践踏、羞辱和奴役。在现代社会，经济存在状况取代种姓上升为控制和维持等级制度的新根据。于是怎样奋不顾身地穿越等级之墙，并反过来从人下人成为人上人，就成了人类的共





同理想。在人类实现这一理想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缺乏“理性制度安排”的社会里，人要为这一理想付出“人的代价”。人不再是存在的目的。在朝向更高等级奋斗的过程里，攻克等级堡垒或攻城略地的历史，就是人不断沦为金钱和名誉的手段和工具的历史。孩子从厕所肮脏的臭水里奔出来寻求明星的签名，这一幕已经预告了所有的“功成名就”都遵循相同的黑暗路径；现在的“明星”就是当初厕所里的孩子。于是，怎样轻而易举地进入上层社会又不至于失去自我，就成了人类的第二大梦想或难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提供了“一步登天”的理想捷径。她安慰着所有在生活中被压抑和破碎的心灵，包括西方的失业者，东方的农民工，南方的奴隶，北方的农奴。《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告诉底层的人类怎样胜过资本对人、实际上是对人的藐视；但她给出的答案是文学版的马克思主义——低成本地成为那个等级链条的一部分。

四

不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比马克思主义者似乎深刻得多。爱情和自由的胜利并非没有代价，其代价就是人生经历本身；即苦难成为克服时间专制和等级监狱的机会成本。Jamal Malik悲惨却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成了那些电视节目多数问题的答案。这是一种很深刻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越是深刻地生活，我们越接近智慧。上帝把苦难赐给你，是要向你追讨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能力预备在眼泪、绝望和生离死别中。以斯帖的一生不过是

“此时此刻”回答问题的预备。有人活着是要作盐的，盐经过苦海，孤独中结成晶体。然而，无论怎样遭遇逼迫或怎样丰富多彩的人生，不可能成为所有问题的答案，尤其不可能是终极问题的答案。于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让“命中注定”分享了Jamal Malik人生经历的荣耀，从而将主人公的胜利推向超验领域。主人公的人生经历是道德答案，他是一位善良的孩子却命运多舛。结局却因祸得福。这符合东方的报应观念。这一点安慰着所有的不幸者，使每个人在“虽然我不成功但我是好人”的精神胜利中大得安慰。但这一解释是不完全真实的。事实上，善良的Jamal Malik和卑鄙的Salim并不代表黑白分明的两种人，这“两种人”同时生活在一个人的里面。换言之，每个人同时是Jamal Malik和Salim。脸谱化的两位弟兄是不真实的。另一方面，宿命论形成善恶二元论的解构，使“爱”在逻辑中被破碎，变得毫无价值。

五

所以，最后爱情和金钱的双重胜利就变得极为做作和虚假。影片最后的舞蹈以“欢乐颂”的姿态展示了人存在的绝对虚无：如果这样的结局就是生命的意义，那么，“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一场狂欢造成了这样的双重绝望：一方面，Jamal Malik的奇迹基本上在生活中是无法复制的；人生的苦难与经济评价之间，更多的时候都不是因果关系——人生的苦难不可能主要通过金钱来结算，对苦难的终极解决只能归入启示真理。另一方面，如果人生的目的就是如此，那么Jamal Malik和Latika活下去唯一的“幸福”就是保持Millionaire和破镜重圆；但这一切，他们在电影结尾的时候已经拥有了。Jamal Malik和Latika因为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让所有认真的观众回去后去为人生预备一场葬礼。从贫民到富翁的历史，就是从一只小蚂蚁到大蚂蚁的历史。起初，我们头上脏水淋漓，爱人被有枪阶级、有权阶级、有名阶级或有钱阶级夺走，消失在崛起或林立的高层建筑中；如今，我们可以轻松地看见脏水淋漓在邻居头上，自己也成为有枪阶级、有权阶级、有名阶级或有钱阶级的一员，在崛起或林立的高层建筑中窥伺着别人的初恋。这就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社会进化论教义。梦醒时分：一片罌粟花落，两只蚂蚁千古。

上下 (八)

——与思辨者谈道

刘同苏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水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

——出埃及记20：4

对于信仰，偶像是致命的毒药。但是，这致命的毒素却无法分离地渗透在信仰的血液之中；偶像象是挥之不去的阴影，无时不刻地纠缠着信仰。偶像化就象癌症，它的致命之处，它那无法隔绝的缠绕，就在于它是正常细胞的变异。从外边不可能杀死生命；任何真正足以致命的东西都是从生命里面来的。除了生命本身，没有它物可能真正杀死生命。死不是外力造成的终止，而是内在的错置或误用。误用的东西不能不“用”，只能不“误”；可是，“用”便预含了“误”的可能性。偶像化的难缠就在于此。无论何时面对信仰，其背后的阴影处总是潜伏着偶像的可能。十戒中将“不可拜偶像”放在第二条，可见偶像化对信仰的影响之大。

信仰充满了象征的意味。信仰总是在象征的场景中展开的。象征就是符号化的表示。象征物是一个符号。符号的象征性即在于符号的他指性。符号代表着他者，从而，符号的功用就是指明他者。我（符号）是我（符号的形体）；我（符号）又不尽然是我（符号的形体）。我之为我，因为我指明了他者；由此，他者成为了我存在的规定。不携带他者的要素，我就不成其为我。我（符号）大于我（符号的形体），因为我已经包含了他人。我能够表明他人，因为我在象征的意义上就是他者。从外在形体看，我就是我，他人就是他者；就作为内涵的意义而言，他人已经存身在我之中了。我的形体内包含着他人的意义，从而，在意义的表现上，我就是他人。在形体的差异里面共鸣着意义的同一，那就是象征。在形体上，我不是他人；在意义上，我就是他人；正是基于这种差异的同一，形体上不同于他人的我才能代表他人，因为我的形体里面包含

着他者的意义。不管形体上有何等的差异，“见到我”就等于“见到他者”，因为他者的意义已经在我中完全显现了。不过，只有在我中见到了他者，我才履行了他指的功能，从而，实现了作为符号的存在。

象征并不限于信仰，但是，信仰却是最高意义的象征。在一般的象征中，象征的符号与被象征的对象都是有限物；所以，在本质上，象征的符号与被象征的对象是可以彼此替换的，因为它们之间的差异仅仅只有数量的意义。在信仰里面，象征的符号与被象征的对象之间的区别却是质量性的或绝对的。在信仰活动中，象征的符号是一个有限的具象，而被象征的对象则是无限者。就外在形体而言，信仰的象征物与被象征者是绝对隔绝的。有限怎么可能直接面对无限呢？有限若要面对无限，必须借助这样一种媒介：其本身是一种有限物，却因为携带着无限的意义而指向或显明无限。这就是信仰的象征。在信仰中，象征物的符号化是绝对的；因为有限与无限之间的绝对差异，在被象征的无限面前，有限的象征物只是一个纯粹的符号，其外在形体与无限毫无同一之处。作为绝对的符号，其内含的象征意义对于其作为符号的存在，也是绝对的。离开了内含的象征意义，有限的象征物就是一个有限，与被象征的无限毫无相通之处。有限的象征物作为无限的符号，绝对地依赖于内含的象征意义。

偶像是象征的死敌。偶像化就是非符号化或者去象征性。符号指向被象征物，就是象征；符号冒充被象征物，就是偶像。偶像是失去他指性的符号。被指向的他者是符号作为符号的条件。如果符号只剩下了符号本身，符号也就不成其为符号了。指向自我的符号不是符号。偶像用符号的形体等同于被指向的他者，从而，消灭了自己的他指性生命，由此，也就消灭了作为符号的自我。偶像化是符号的自杀，偶像是符号的尸体。

看不见符号时，符号才真正存在。看着符号的形体，却看见了被符号指向的他者，这就是符号存在的真正意义。在对符号的无视之视中，完成了对被指向他者的真正之视。偶像就是完全指向自己的符号。偶像指着自己的形体说，这就是他者，由此而排除了他者在自己里面的存在。眼睛中若全是符号的形体，被指向的他者也就被挤出了视野。只见符号，符号便消失了，因为符号只能在他指中存在。符号是通向他者的媒介；偶像则是遮蔽他者的隔绝。

看我，就是为了让别人看不见我；看我时，只看见了他者，我的他指性才实现，我也才是我。象征是一种透视。象征物本身只是一个物件，它需要主体的透视眼界，才能成为象征的符号。在信仰的领域，这种穿透的眼界被称作“灵眼”或“属灵的眼光”。象征仅仅是灵与灵的相会；主体的灵魂在一个外在物质过程中见到客观灵体，象征便出现了。物只是一个借助，一个载器，一个激发灵性火焰的物质触点。为什么手握那个

女孩给的半块橡皮，你会陶醉不已呢？这与物质的价值无关，而源于情与情的对撞。为什么触摸着远方父母带来的衣衫，你会潸然泪下呢？因为那衣服的传递不是跨越外在物理空间中的转移，而是踏着心灵行过的历程。真正的象征是在里面发生的。穿越那个外在的物质通道，无限者的灵降临于人的主体生命；那个外在的物质器皿，也承载着人的灵性生命，飘升至天国之中。象征是无限者的灵与人的灵在外在载体中的相会。象征是一个灵性事件。象征的存在不是因为物，而是由于人。同理，偶像的出现也不是来自物，而是出于人。人里面有了偶像，外在的符号才成为偶像。偶像只是崇拜偶像之人格的外在投射。偶像化就是去灵性化。无限的他者只是以灵体显现在符号中的；信仰的主体也仅仅作为灵性的生命，才能进入符号而体验到无限者的同在。拿去了象征物的灵，就消灭了象征。当符号倒空了内含的象征意义而只剩下一具形体外壳的时候，符号就成为偶像。无灵的符号就是偶像。偶像不是一种物质，而是一种生命状态。生命中无灵，符号中才无灵。符号的物质形体里面伸展着的是灵性之路；没有灵性的生命，便走不进去。无限者的灵是绝对的或自在的，无限者的灵不会被消灭，也不会被局限。无限者的灵无所不在；他在每一个符号的触点等待着人的相会。这是一个永恒的约定，失约的总是人。偶像化不能消残无限者的生命；只能阻止人进入无限者的生命。偶像化就是迷恋定情戒指上的钻石而忘却了情人。偶像是人的自我非灵化。偶像是人对上帝的失约。

对于信仰，偶像化的危害远比物质主义更大。物质主义只是从外边拒绝信仰，而偶像化却从里面窒息了信仰。物质主义只是对物质的固守，而偶像化则是对灵的侵残。物质主义是物质与灵的对抗，偶像化却是物质对灵的冒充。物质主义对灵的拒绝还潜在地承认了灵存在的可能空间；偶像化则直接把物质指派为灵，从而，预先就用物质充塞了灵的可能空间。物质主义以灵的对立物而反向地承认了灵的存在。偶像化则是从灵的角度实施物质主义，从而，颠覆了灵的根据地。偶像化是灵里面的物质主义。在物质中走不出来，已经够可怕了，而真正的可怕是走出了物质却还是物质。前者只是不愿超越，后者却根本杜绝了超越的可能。物质主义只是隔绝天与地的墙；偶像化却假装是登天的梯子，让人无论怎么爬都还在地上。

符号虚无主义是偶像化的绝然对立，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成为了惟妙惟肖的孪生。偶像化对符号形体的执着到了如此绝对的地步，以致它只能见到符号的形体而无视符号里面的灵体。符号虚无主义对符号形体的反执着到了如此的地步，以致于它也只能见到符号的形体而无视符号的灵体。符号里面的灵意，不是主体的投射，不是主观强加给某个物件的。符号的形体包容着一个灵的境界；这个灵的境界是主体性的，但却不是纯粹主观性的。活跃于符号形体里面的灵，不是人的想象，臆造或幻觉，而是一个客观的实存。符号不是

造出来的。需要无限者的干预，一个外在过程或物件，才会成为符号。没有耶稣真实地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死了，无论多么强烈的主观意志都不可能把面包和血转变成能够改变人真实生命的符号。符号是上帝对人的怜悯；若不借助有限的外部过程，有限的人就不能真实地经历上帝的无限生命。每一个信仰事件都是象征性的事件；这意味着：信仰事件永远是一个灵性事件，同时又永远是一个有限空间里面的外在过程。道成肉身就是极致的象征：在一个木匠的肉身中，上帝临在了。木匠的肉身就是上帝吗？不是，永恒的道才是上帝的在。然而，若没有木匠的肉身，有限的人就见不到上帝的在。木匠的肉身不是上帝，但上帝临在这个木匠是上帝。符号要求视而不见，却不是不视而见。不凭借符号，就真能见到无限者的灵吗？在符号中见到的是上帝的灵，而不是看见者的灵。若没有上帝之灵的同在，有限看见者的“灵”能有多大呢？有限的“灵”只能看见有限。即使将无限的灵之空间完全向有限敞开，有限的“灵”也就能达与自己相称的有限空间。在绝对的空灵里面，有限不过看清了自己眼界的有限。绝对空灵化，并没有使人看见无限者的纯灵，而只是自我在自己极限里面的回观。外在的符号是灵之客观性的保证。摒弃了外在符号，也就弃绝了客观的无限者之介入。偶像化是对外在物件的偶像化；符号虚无主义是对主体灵力的偶像化。以为凭借自己的灵力就可以与无限者神游天外，那不过把自己的能力尊为了偶像。

击打琴键就是音乐了吗？击打琴键只不过是在发出声响。音乐需要节奏，旋律，以及由节奏和旋律构成的乐感。在“形体”的意义上，音乐是看不见的。有形的空气震荡并不等于音乐。但是，无形的音乐却必须由有形的声响来承载。谁能演奏纯粹无形的音乐呢？即使心中鸣响的音乐也不过是外在演奏的内在化。当你以为你是用心鸣奏乐曲的时候，大号小鼓正在以记忆的形式在你心上敲打吹奏着呢。绝对的音乐只能由绝对者演奏。唯有纯灵的手才能拨动纯灵的弦。作为有限的人，我们只能以相对的形式倾听绝对的声音。那就是为什么绝对之道在世间不弃掉相对之肉身的原因。信仰的象征是相对之耳听见绝对声音的唯一方式。基督（道/全神）耶稣（肉身/全人）就是象征中的象征。以至微之身显明至上之灵，还有什么能够超越这样的象征呢？

“全神同时又是全人的耶稣基督”意味着完全的无限与完全的有限之重合。耶稣基督是象征之巅。在无限与有限的绝对跨度之中达到无限与有限的绝对同一，由此而激发了从永恒至永恒的绝对张力。偶像化与符号虚无主义都企图抓住这一无尽辩证运动的一极，从而，确切地（纯然地）把握这一运动。然而，“确切”或“纯然”不过意味着取消张力。取消了张力，也就取消了反合的运动本身。借由禅宗的符号虚无主义和民间宗教的偶像崇拜，中国文化消解了佛教。今天，登临神州的基督教正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上帝的礼物

十八

华姿

我是在走向天国的途中

如果我们把生命比作一本书的话，那么时间就是那只翻书的手。无论是一本伟大的书，还是一本微小的书，时间都将以同样的速度翻过去，翻过去，直到最后一章。

故事讲到这里，我们就必须要一起来面对德兰姆姆的病与死了，虽然我非常不愿意。姆姆真的太累了，她已经把她想给予的，以及能给予的，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个世界。现在，她的确需要去天国安歇了。

德兰姆姆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身体羸弱的女子。到了中年，她的身体却奇迹般地健康起来，这使她得以有充沛的精力为穷人中的穷人服务。进入老年后，各种疾病却纷至沓来，给姆姆晚年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老年的德兰姆姆，脸上刻满深深的皱纹，腰弯背驼，粗糙的双手严重龟裂，脚趾发炎，以致走路蹒跚。1985年1月，她应中国天主教会的邀请来中国访问时就是这个样子。在滴水成冰的1月的北京，她仍旧穿着那件薄薄的白色纱丽，那双半旧凉鞋，只不过在纱丽外面加了一件毛衣，还是旧的。

1986年，姆姆因患严重的白内障，在纽约圣文森特医院接受了眼科手术，结果一只眼睛被摘除。1989年因劳累过度，她又患上了心脏病和关节炎，严重的炎症几乎使她的双腿变形。就在这一年里，她被迫在加利福尼亚接受了一次心脏手术，医生为她安置了一部电子心脏起搏器。在最后的几年里，她基本上是靠这个起搏器维持生命的。而由心脏病所引发的咽喉炎，更给她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痛苦。1990年，她以健康为由，辞去了仁爱传教修女会总会长的职务。但她并没有因此停止工作，辞职反而使她在世界各地的奔走更加频繁了。

1990年9月，在修女们的坚决要求下，她在辞职半年后又重新走马上任。这一年她已年届八十，而且健康极其不佳。但她独特的灵修和领导才能，以及她对这个组织的深刻影响，使修女们相信，她是没有人能够替代的。

1991年1月，海湾战争爆发。1月2日这天，姆姆拖着老迈而病弱的身体，给交战双方的总统写了一封信，为所有将在这场战争中受苦受难的人们祈求和平。她写道：“他们受苦，而我们就是这苦的原因。上帝创造我们，是要我们被他的爱所爱，而不是，被我们的仇恨所毁灭。”

1993年，她应邀再次访问北京。

1996年8月，在十天之内，她三次心脏病发作。不久，她又染上了肺炎、脑血栓、慢性肾病等，每天不得不接受三次人工输氧。一直到这年年底，她的健康状况才稍微好转。

虽然病情如此严重而复杂，但姆姆却一直不肯配合医生的治疗，在这个问题上，她甚至表现得有些任性和固执。在她尚能坚持的时候，她总是严禁修女们请医生。有时候，修女们背着她好不容易请来了医生，可医生一走，她就立即撕碎药方，或者迅速地把药方塞到床垫下面，然后若无其事地去工作，好像这样一来，她的病情就减轻了似的。有一个亲近她的修女说，医生要她按时服药，但她很少做到过，她宁愿把这种痛楚献给主。医生要她减缓工作节奏，她也从未照办过。而在她失去自持不得不接受治疗的时候，只要一清醒过来，她就立即要求停止昂贵的检查和治疗，她说：“请让我像我服侍的人一样死去吧。”

姆姆对待病与死的态度，使一些人感到异常惊奇。于是有人好奇地问她，姆姆回答道：“当然啦，那我就可以回家了。”她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棕色的眼睛里闪耀出一种幸福的神往的光芒。在姆姆看来，死亡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是生命的延续。永恒的生命意味着：灵魂往上帝那里去，和上帝在一起，可以看见上帝，可以和上帝说话，并且能够以更大的爱继续爱他。因为死亡带走的只是我们的肉体，而我们的灵魂将永在。

在《神曲·天堂篇》里，但丁就描述了这样一些永恒的生命。这些幸福的灵魂，被上帝的真爱之光所照耀，自身也成了一片极其美丽的光芒。

1997年3月3日，印度籍修女尼尔玛拉正式接替德兰姆姆担任总会长之职，她是在一月份的全修会大会上当选的。尼尔玛拉修女(Sister Nirmala)出生于印度的一个军人家庭——在印度，军人的社会地位仅次于婆罗门。但尼尔玛拉放弃了尊贵的身份，选择了终生为“不可触摸者”服务。她是在1965年宣誓成为修女的，与姆姆已经共事三十年，曾在修会的八个分支机构里任职。她的当选，让姆姆甚感欣慰。早在1989年，姆姆就曾对记者说：“主会另觅人选，将会有个更谦卑更舍己更顺服的人来领导这个组织。如果修会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那么，它就会继续存在下去。”

1997年8月，德兰姆姆前往罗马接受教宗祝福，她是背着氧气桶去的。然后，她又亲赴美国参加了一个宣誓典礼。8月27日，是德兰姆姆八十七岁的生日，修女们在加尔各答为她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庆典，并且专门为她敬献了一台特别的感恩祭弥撒——每个人都在心里默默地祈祷，虔诚地祈望她能健康长寿。不仅如此，世界各国的政要、其他宗教领袖，以及数以百万计的人民，都借此机会向她表达了真诚的祝愿。但是，再美好

再虔敬的祝福与愿望，也不能阻挡她奔赴天国的脚步了。

1997年9月5日晚9点30分，这位深爱穷人、同时也被穷人所挚爱的伟大修女，因心脏衰竭在加尔各答仁爱传教修女会总部安然辞世。

毫无疑问，在那一刹那，这个被赐福的伟大灵魂，便已抵达天国永享恩光了。事实上，每个修女都深刻地了解这一点，因为这正是她们所坚信并向往的——仁爱会在第二天发表的布告上就写着：敬爱的母亲蒙主宠召回归天国。

加尔各答哭了，全世界哭了

1997年9月5日晚上的加尔各答，大雨倾盆，纵横的大雨仿佛加尔各答的眼泪，使这个城市陷入了巨大的哀伤。德兰姆姆辞世的消息一经传出，成千上万的加尔各答人民就立即冒着大雨涌向仁爱传教会总部。他们并不都是天主教徒，其中更多的是回教徒、印度教徒和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很多人在雨中嚎啕大哭，就像突然失去慈母的孤儿一样。大雨一直不停，但没有一个人离去。大家在雨中久久地等待，就只是为了向姆姆献上一束花，或是最后看她一眼，最后摸一摸她裸露一生的光脚板，最后跟她说几句话，虽然她再也听不见了。

有一位加尔各答市民对记者说：“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只有德兰修女是真正爱穷人的，但现在她丢下我们去了，我感到天塌地陷，好像变成孤儿一般。”


9月6日，印度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德兰姆姆逝世的消息，印度全境立即呈现一片哀伤。接着世界各大媒体，包括中国媒体，也竞相报道了这一重大的消息。各大报纸纷纷拿出重点版面连篇累牍地介绍她的言行，赞美她毫不利己为穷人奉献的一生——很多人真正了解德兰姆姆，不是在她的生前，而是在她死后。

9月6日，印度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印度进入国殇期，并下令全国降半旗致哀两天，政府机构一律停止办公，同时宣布9月13日举行国葬。9月7日，德兰姆姆的灵柩由仁爱传教修女会总部转移到位于市中心、已有一百五十五年历史的圣多默教堂，以便接受公众的瞻仰。教堂里摆满了象征高贵、纯洁和虔诚的白莲花花圈，尼尔玛拉修女噙着眼泪点燃了一支高达两米的蜡烛，然后把它稳稳地放在灵柩旁。

向遗体告别的活动持续了整整七天。在短短的七天里，前往圣多默教堂吊唁德兰姆姆的人就达到了一百多万。其中有政界显要、商界巨子和各界名流，但更多的还是平民百姓，其中有印度教徒、天主教徒、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佛教徒。虽然各自的宗教信仰不同，但此时此刻，每个人都怀着同样的敬仰，以及同样的哀痛和思念，来到了姆姆的灵前。

在那难忘的几天里，仁爱传教修女会的二百多名修女日夜守护在姆姆身旁。她们一直唱诵着姆姆生前最喜爱的圣歌。歌唱代替了眼泪。在这个时候，哭泣显然是不适宜的。眼泪表明你只想到自己的失去，而没有意识到，姆姆已经抵达那个渴望的终点——已经与上帝在一起。

在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六百多个仁爱传教会的分会里，也挤满了前来吊唁的民众。与此同时，全世界无数的



教堂为姆姆献上了追思弥撒，几乎所有国家的首脑和政要都发来唁电，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他们对这个仁爱天使一致的哀悼和崇敬。其中有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美国前总统里根夫妇、克林顿夫妇、英国首相布莱尔、法国总统希拉克、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等。

9月13日上午，德兰姆姆的灵柩从圣多默教堂移往温塔基体育馆，印度政府要在那里为姆姆举行盛大的追思弥撒和安葬典礼。

从教堂到体育馆大概有七八公里的路程。13日清晨，天刚亮，居住在街道两边的居民便早早地起来，把街道冲洗得干干净净了。没有人要求他们这么做，很显然，他们是在以自己的方式恭送姆姆。上午十点三十分，八名盛装的印度军人抬着姆姆的灵柩，在仪仗队的护送下缓缓地走出了教堂。三位身穿宗教礼服的英俊男孩，高举着十字架和蜡烛，在前面引路。饰有金色十字架的水晶灵柩被安放在一座撒满白莲花的特制炮架上。姆姆还是穿着那件朴素的滚着蓝边的白色纱丽，只是胸前盖上了一面印度国旗。

印度政府不仅派出了最庄严的仪仗队护送灵柩，还派出了英武整齐的三军士兵沿途守护。而跟随在灵柩后面的，则是数以百万的印度平民，以及德兰姆姆的家人，也就是那些穷人中的穷人：乞丐，孤儿，麻风病人，被抛弃的人，残障者和无家可归的人。在送葬的队伍里，他们作为姆姆的家人，跟仁爱传教会的修女修士们走在一起。

参加姆姆葬礼的，除了印度总统和总理外，还有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四百多位政界显要，其中包括三位女王和三位总统。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则派出了由国务卿索达诺枢机、驻印大使乔治·祖尔总主教等数人组成的一个庞大代表团。

这个盛大的典礼几乎惊动了全世界的所有媒体。从世界各地赶来报道葬礼的新闻记者根本无法统计，仅是直播葬礼的电视台就有数十家。

这样的葬礼盛况，在印度的近现代史上，或许只有两个人可以与之相比：一个是圣雄甘地，另一个则是被印度人称为国父的尼赫鲁总理。

印度总统纳拉亚南代表“失去了母亲的人民”向姆姆表示深深的哀思，称赞她是“世间少有的慈悲天使”。印度总理古拉查尔则说：他谨代表痛失一个仁者的国家，向德兰姆姆致敬。他说，德兰姆姆是光明与希望的象征，她抹掉了千千万万受苦受难者的眼泪，她伟大的一生给印度带来了巨大的荣誉。

国葬大礼结束后，姆姆的灵柩被送往仁爱传教修女会总部的地下室存放。

而在德兰姆姆的祖国，阿尔巴尼亚总统迈达尼和总理纳诺也对姆姆的谢世深表悲痛和惋惜，并一再希望姆姆的遗体能够运回阿尔巴尼亚安葬。但德兰姆姆无疑是属于印度的——属于印度的穷人，也属于全世界的穷人。

最后我要特别地补充一段：在德兰姆姆逝世六年后，也就是2003年的10月，罗马教宗便宣布姆姆为“真福

品”。在天主教的传统里，封圣是有等级的，“真福品”是仅次于“圣”的“圣品”，即意味着姆姆已成为教廷钦定的圣女，在她的名字前，就可以冠以真福二字了，即“真福德兰修女”。姆姆封圣的速度之快，在天主教历史上，是罕见的。

世界的回应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她为世人树立了仁爱、奉献和刚毅的光辉典范。

美国当时的总统克林顿说：她领导我们，透过服侍，向我们指出单纯谦卑的惊人力量，她那不屈不挠的信念，触动了无数人的一生。她的病逝，使世界失去了一个圣人。

法国总统希拉克说：她留给我们一个有力的声音，那就是，互相帮助，彼此聆听，同心协力。这个声音是不分国界的，是超越宗教信仰的。她的去世，使世界少了点爱，少了点热情，也少了点光。

德国前总理罗曼·赫尔佐克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无论是这里的，或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特蕾莎修女都是希望之源，她的一生证明了个人的努力可以产生什么样的成效。

新西兰总理博尔格说：她是一位仁慈天使。

新加坡总统吴作栋说：她是穷人、受苦者和垂死者的希望。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说：她是人类的典范，人们会永远怀念她。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说：她对全世界穷苦大众的奉献，值得全世界学习。

德兰姆姆的逝世，不仅深深地触动了各国政要，也使世界各地其他宗教的领袖受到震动。这其中所包含的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也是重大的。

美国福音派最重要的领袖葛培里博士说：德兰修女的一生教导了基督宗教的所有使徒，为基督的缘故，我们应有谦卑和牺牲的精神。

香港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曹敏敏博士说：她的一生，对所有实践信仰的人，都是一个鼓励。

德国信义宗改革派教长Klaus Engelhardt主教说：德兰修女借着亲手工作，躬身服侍，使穷人中的穷人感到了尊严和价值。

英国圣公会大主教Caremy博士说：她深沉和感人的属灵气质，融合着对信仰生命的实践。

菲律宾马尼拉红衣主教辛海梅说：她代表和平，代表牺牲，代表快乐。

还有美国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J.Campbell博士、普世教会协会总干事Konrad Raiser博士等，也向公众表达了他们对特蕾莎姆姆的敬仰和怀念。

9月7日，远在罗马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专门为德兰姆姆献上了一台追思弥撒，教宗说：在我的记忆中，她那矮小的、一生为服侍赤贫而弯曲的身形是活着的。这个身躯被一种不竭的内在力量所充满，这就是基督爱的力量。她提供的善表，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使他们立志抛弃一切，为生活在穷人之中的基督服务。她

的工作，是以每天清晨在圣体前的默祷开始的，在凝神静默中，这个加尔各答的修女听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喊“我渴。”她把这个呼声深藏在心，然后走向加尔各答和全世界所有荒僻贫穷的角落，在苦难的穷困的人身上寻找耶稣。

这位举世公认的穷人之母，为所有人——无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榜样，即向我们见证了上主的爱。她接纳了这个爱，然后把她的一生转化为一个礼物，奉献给人类。她的经验使我们知道：就算在最艰难最困苦的时刻，人生仍然是有价值的，只要有爱。在我们将这位虔敬修女的灵魂交付给上主的同时，我们请求圣贞女玛利亚扶助和安慰她的修女们，以及世上所有认识她、挚爱她的人。

她留给我们的启示

加尔各答主教说，她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生命是有价值和尊严的。

但我觉得，她留给我们的启示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穷人也是有价值和尊严的。

耶稣基督拣选十二个穷人做他的门徒，就是表明，天国并不只是为富人而存在的，也是为穷人而存在的。

而德兰姆姆最令人尊敬的地方，倒不在于她在物质上如何帮助了穷人——世界上有很多慈善机构每天都在致力于解决穷人的生存问题，而在于，她始终坚信，穷人也是有尊严的。并且付出一生的艰苦努力，在穷人凄惨卑微的外壳内，寻找和发现他们的尊严。

她说：饥饿的人所渴求的，不单是食物；赤身的人所要求的，不单是衣服；露宿者所渴望的，不单是牢固的房子，就算是那些物质丰裕的人，也在切求爱、关心、接纳与认同。

这就是德兰姆姆所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和教育，也是她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资源。

在临终关怀院里，当有人快死的时候，姆姆一定要把头靠近他的嘴边，细心地聆听他最后的话语。很多人认为花时间去听一个即将死去的而且是最微不足道的人的话，是没有意义的。但姆姆却不这么认为，姆姆说：

“我们不能让一个贫困的人在死之前仍被抛弃，至少应该在他断气的刹那，让他感觉到，他是一个重要的人，他是被爱的。”

这就是德兰姆姆的伟大之所在，也是她区别于我们大多数人的地方。当我们面对一个极度穷困的人时，恻隐之心或许会驱使我们给他一些食物，或者一些钱币，但我们很难真心地去聆听他说些什么。

印度前总理甘地夫人写道：“在这个广大的世界



上，还有谁肯向那些无依无靠的穷苦人伸出友爱援助之手呢？泰戈尔曾写过这样的诗句：‘在你歇脚的地方，生存着一贫如洗的人，最卑下的人，和被抛弃的人。’而这里，正是德兰修女要去的地方，一概不分肤色，不分信仰，不分语言和国籍，在她不存在半点歧视。”

事实就是这样。德兰姆姆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表明她的观点，她不关心政治，更不关心阶级，她只关心人，每一个具体的人，不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此她对穷人的挚爱，是没有界限的——不只是超越了种族、国家，更重要的是，超越了宗教。她自己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修女，但她耗尽一生为之付出的人，绝大多数，却都是其他宗教的信徒。

不仅如此，她爱穷人，但她也爱富人，尊重富人。因为对她而言，他们也是上帝的儿女。她认为富人之所以为富必有原因，只是在他们挥霍的时候，才让人愤怒。而且她也看见，许多富人曾经慷慨地频繁地帮助穷人，而在她的修会里，就有许多来自富有家庭的修女或修士。

因为，她上天堂的目的，是为了众人上天堂。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仍然为宗教和种族问题所困扰甚至流血的世界，也是一个为各种不平等以及人内心的栅栏所隔膜的世界，而德兰姆姆的爱，冲破了所有的界限和阻隔，使人类向相互谅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与彼此关爱的天国，前进了许多。

老年的德兰姆姆常年为心脏病所困，但她却能以一颗残缺的心去包容整个世界，她虽然不良于行，却能够跋涉千山万水，走遍天涯海角。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她心中有爱。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说：“我现在要把那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他接着说：“我如果会讲人间的各种语言，甚至天使的话，要是没有爱，我的话就像吵闹的锣和响亮的钹一样。我即使有讲道的才能，也能够洞悉一切奥秘和各种知识，甚至有坚强的信心能够移山倒海，要是没有爱，就算不了什么。我即使把所有的财产都捐给人，甚至牺牲自己的身体被人焚烧，要是没有爱，我所做的就仍然没有益处。”

爱是最高超的道。爱超越一切，是各种美德的灵魂。其他的一切最终都会消失或终止，但爱会留下来。所以，伟大的诗人但丁写道：“爱推动着日月星辰的运行。”“天堂存在于神的意志中，它因爱而旋转并向四周抛洒。”

因为神就是爱。

这个至善的灵魂，以最深的谦卑和最大的热情回应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和神的指引，她就像一颗纯美至真的红宝石，被明亮的太阳所照射，其光芒与天国的圣洁恰好相配。事实上，她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光辉，她使我们得以认识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爱，以及真正的伟大和高贵。

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她说出我们的感谢和敬意吧，让我们一齐向她敬礼。她用带光行走的一生，把整个世界都放进爱里，那么现在，让我们用崇敬和怀念把她放进我们的爱里。

最后，我想用德兰姆姆的一句话来结束这本书的写作：“我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去做些小事。”（连载完）

稿 约

《蔚蓝色》是一份以基督教信仰为主要精神导向的文艺性刊物，在思想内容上她包含两个层次：

其一，她直接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对人类精神和生命品质的影响，并展示个人在耶稣基督里所获得的丰盛之生命，以及这丰盛之生命在信仰中不断向高处、深处以及宽阔处的发展。

其二，她探寻人类在精神发展的道路上对真理的渴望、追寻、以及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与真理之光的接触——即使这接触并非直接以信仰的形式，这光依然可以在人类的直觉中、理性中、心灵中、审美中、以及艺术创造的过程中光照真理的追寻者，不管真理的追寻者是否在信仰的层次上意识到这光照，这光照之事实本身就足以提供真理的见证。故此，《蔚蓝色》着意于在光中行走，并执意于从更宽阔的心灵和精神视角展示真理之光对人类生命、生活、思想、艺术、精神、以及灵魂高度的影响。《蔚蓝色》在思想、艺术、以及灵魂高度上都执着于提供真理之光的见证。

本刊欢迎诗歌、散文（含抒情、叙事性散文，亦含科学、哲学、神学、艺术等思想性随笔）、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艺术评介（含音乐、美术、建筑、电影评介）。本刊亦欢迎上述各类文体的译稿，译稿若牵涉到版权，请事先与本刊联络。凡投译稿者请附原稿。本刊除了已设各专栏外，亦愿为作者特设其他专栏，申请特设专栏者需要向本刊提交至少两篇适用于该专栏的作品。

请勿一稿两投。来稿请抄写清楚，并附上真实姓名、联系电话、Email、通信地址。本刊鼓励作者将来稿Email至本刊，或输入磁碟片寄至本刊。本刊对来稿有编辑和删改权。若作者不愿意作品被删改，请在来稿中注明。来稿一经采用，即致稿酬。本刊亦选用部分文摘，文摘若选自中国大陆报刊杂志或其他出版物，本刊会尽可能与作者联系，若因地址不详或其他原因联络不便，请作者与本刊特约编辑王鲁联系(电话：13641751345，电子信箱：dingyunw@sh163.net)。若文摘选自其他国家或地区之出版物，本刊将在获转载权后使用。

本刊网址：www.skyblue-news.org

电子邮箱：skybluecp@hotmail.com

《蔚蓝色》索阅启事

《蔚蓝色》文艺季刊自2002年创刊以来，一直受到中国大陆一些具有理想主义精神倾向的知识分子的欢迎。为了便于习惯于简体字的大陆读者阅读，自2007年起，《蔚蓝色》由繁体字版改为简体字版，并扩大给中国大陆大学图书馆免费寄赠的数量和范围，给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赠阅的数量也相应增加。鉴于邮资和出版成本较贵，《蔚蓝色》需要海外更多有感动有负担的读者、福音机构、教会的经费支持。

美国、加拿大读者：若您愿意继续收到《蔚蓝色》，请务必填写索阅单。美国读者的索阅单寄至本刊；加拿大读者的索阅单寄至加拿大恩福协会；(3880 Midland Avenue, Units 2-4, Scarborough, Ontario, Canada. M1V 5K4. William);北美读者可根据邮资、出版成本、个人经济能力和负担自由奉献。

大陆读者：中国大陆大学图书馆、相关学术机构、各省市公共图书馆若希望定期收到《蔚蓝色》，请填写索阅单，并用普通信件或电子邮件将索阅单寄至本刊国内分发处：（南京市大铜银巷16号A幢 爱德艺术工作室，邮编:210029，电话:13641751345）。凡填写索阅单的图书馆将定期收到《蔚蓝色》，杂志和邮资全部免费，请把《蔚蓝色》放置公共书架上供读者阅读。

美国奉献支票请开给：

Sky Blue C.P.

请寄至：

Sky Blue C.P.

1525 Aviation BL,# A 172

Redondo Beach ,CA 90278

U.S.A.

加拿大奉献支票请开给：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 of Canada

请注明：For Sky Blue

Tel:(416)297-6540

Fax:(416)297-6675

E-mail:ccic@ccican.com

索 阅 单

我愿意索阅《蔚蓝色》__份

我愿意为《蔚蓝色》奉献 每月__每季__每年__一次性奉献__

我愿意索阅过去繁体字版的《蔚蓝色》第__期

中文姓名：英文姓名：

地址：

电话：传真：

电子邮件地址：